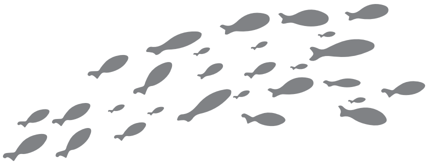
試刊07號 / Test 07
2018-12 冬

淡淡

Tamsui Local Narrative

變化中的淡水・土地上的人們



封面故事
淡水漁業今昔考

店家
河邊春夢

小徑
清水街186號裡的小路

水文
下圭柔山溪下游

回頭
法蒂瑪天主堂

人物誌
淡水男孩

時事筆記
巨獸搖滾音樂季/重建街中秋節一家一菜/淡水環境藝術節
油車口蘇府王爺廟燒王船/輕軌橫跨公司田溪工程/海關碼頭整修開放
西仔反傳說/水碓福德宮遶境/「比肩—陳澄波與好朋友們的淡水旅行」畫展

淡水地方刊物・記錄當下淡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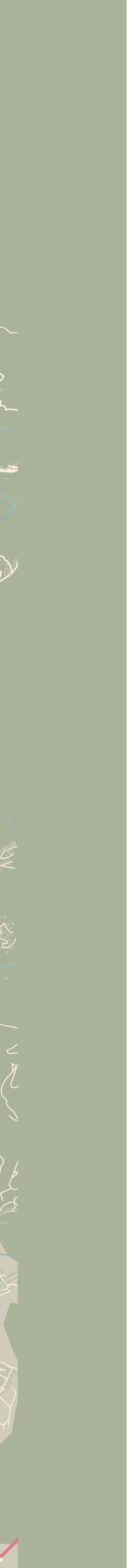
編輯小語

已經立冬了，今年的淡水冷得晚，在偶爾陰雨、暖陽的天氣擺盪之間，研究室迎來了新的成員們和新的議題。

沒有課的清晨、午後，在漁港邊遊走，潮水退時，目送大船出航，漲時，拿起相機與船長聊聊今日的收獲。有機會乘著舢舨望向河口時，我們似乎也能夠感受漁人乘風的心境。回到陸上，沉醉在河邊春夢如癡的燈光下，又像到了淡水的另一個世界，那是與淡水男孩一樣，實踐著與在地連結的真情。

淡水故事似乎豐富得沒完沒了，左右挖掘，都只是其中一隅，轉個身又有不一樣的豐富性。透過老淡水人的眼眸，就像一點一點的讓鏡頭對焦，視線越來越清晰，我們看見了他們眼中的家園，也再生了自己與地方記憶的篇章。

短短數月，遠不足以了解淡水的昨夜今朝，但步步足跡，都是我們與小鎮最真實的再相遇。



編輯小語 p.00

封面故事
淡水漁業今昔考 p.02
傳統漁法 / 養殖漁業 / 討海人
造船者 / 海鮮餐廳 / 休閒漁業

店家
二樓的老靈魂 p.44
河邊春夢

小徑
暗巷聲色 p.48
清水街 186 號裡的小路

水文
我們所不知道的那條溪 p.50
下圭柔山溪下游

回頭
崎仔頂上的聖光 p.54
法蒂瑪天主堂

人物誌
那年野火般的歌 p.60
淡水男孩

時事筆記
巨獸搖滾音樂季 / 重建街中秋節一家一菜 p.64
淡水環境藝術節 / 海關碼頭整修開放
油車口蘇府王爺廟燒王船 / 輕軌橫跨公司田溪工程 / 西仔反傳說
水碓福德宮遶境 /「比肩—陳澄波與好朋友們的淡水旅行」畫展

發行人	黃文倩
總編輯	林沛伶
總務	陳浩瑜
文字編輯	黃文倩 / 林沛伶
美術編輯	李品賢 / 陳浩瑜 / 馬藤萍 / 王怡雯 金怡君 / 陳潔晰 / 王恩慈
作者群	林沛伶 / 李品賢 / 吳杳遠 / 林佳穎 楊亭驛 / 楊凱鈞 / 陳浩瑜 / 馬藤萍 王怡雯 / 黃侑曦 / 廖英圻 / 金怡君 陳潔晰 / 陳品靜 / 王恩慈

指導單位	淡江大學文學院
發行	田野調查研究室
地址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 151 號 淡江大學 文學館 L409
網站	Tamsui-field.org
臉書	www.facebook.com/TamsuiField
信箱	tkufieldstudio@gmail.com
ISSN	2413-9955

本刊圖文內容非經同意請勿轉載

發行通路 / 雜誌認購 / 廣告業務 歡迎與我們聯繫

封面故事

牽繫所在

淡水漁業今昔考

前言

文

依著山河、傍著海濤，步入今日的淡水，讓你聯想到了什麼？河海之源伴著孩子長大，鮮美的魚蝦曾經是他們對家鄉的印象，也是外地人對這裡的想像。

淡水的漁業活動最早可溯源至明朝年間，但漁獲量明顯增加得到日本對台灣漁業改革之時，其後二戰爆發，漁業因戰爭而停滯，國民政府來台後，為此優先投入沿、近海小型漁業的一、二期經建計畫，淡水「第一漁港」才在民國 44 年坐落河岸。昔日漁船曾泊滿港口，魚市中喊價吆喝聲此起彼落，岸旁的茶室、海鮮餐廳一間間地開張，三芝與八里的造船業亦乘著經濟起飛銷往國外。

曾經，人們乘著一舟舢舨，循著老一輩流傳下的魚法與海共生。隨著技術演進，政府在 60 年代推動「漁船動力化、設備機械化、作業科學化、經營企業化」政策，舢舨不再以木造製作，馬力遽增，大型動力船數量亦隨之增加，漁撈成果豐碩。然而，時與勢移，淡水早已失去魚貨集散地的優勢，漁業人口流失、傳統漁法失傳、海洋資源枯竭，漁業署實施漁船限建、對拖網與刺網加強管控等，淡水的漁港逐漸走向觀光化，許多海釣船、遊艇取而代之成為新生的風景。

本期《淡淡》，我們踏進漁港與造船廠，步入山間養殖地，穿梭於在地餐廳間，嘗試體會這些與「水」共生的人們，在時代潮流中，如何感受河海的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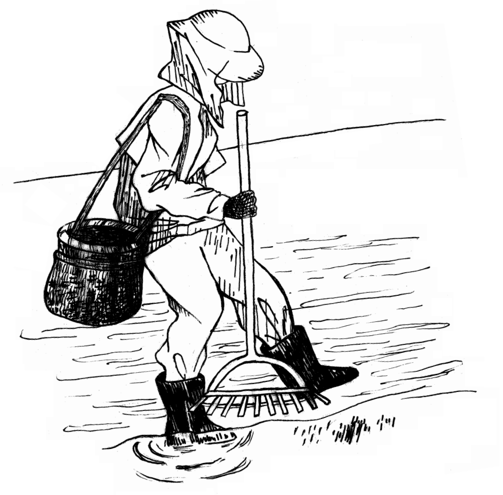
耙文蛤的冬天

淡水河口耙文蛤

文　馬藤萍
圖　郭沛伶
繪　孔怡雯／王恩慈

台灣原生文蛤主要棲息於淡水河口，但不適合食用，直至日本時期，淡水水產會發現河口的沙岸地形利於文蛤生長，遂引進日本品種。歷經三、四年自然繁殖，河口的文蛤在種類及數量上變得繁多，足以讓漁民捕撈，逐漸形成具在地色彩的漁獲。文蛤產區位於淺水位的河口，漁民趁著漲退潮之際，乘坐體積小的舢舨船，利用竹帆控制方向，逆著潮水放下釘耙，藉著潮水的流動將文蛤帶入釘耙，同時為避免拾獲量過多，而影響舢舨船前進，每隔幾分鐘，漁民便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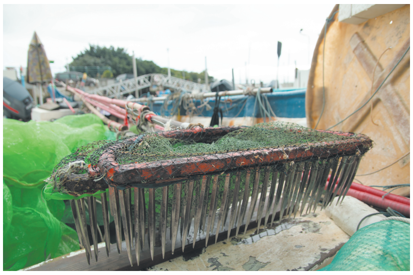
傳統漁法



撿拾釘耙中的文蛤，也因此被稱為「耙文蛤」。

夏季至中秋是「耙文蛤」的季節，此時的文蛤肥美，但當東北季風一到，淡水河中的浮游生物因氣溫下降而減少，文蛤的營養攝取相對降低，未達捕獲標準，所以「耙文蛤」的漁民多半在冬季時，另外從事鰻苗捕撈直到隔年 3 月，之後趁著等待夏天的空檔，準備「耙文蛤」所需器具，也才有了「夏耙文蛤、冬撈鰻苗」的說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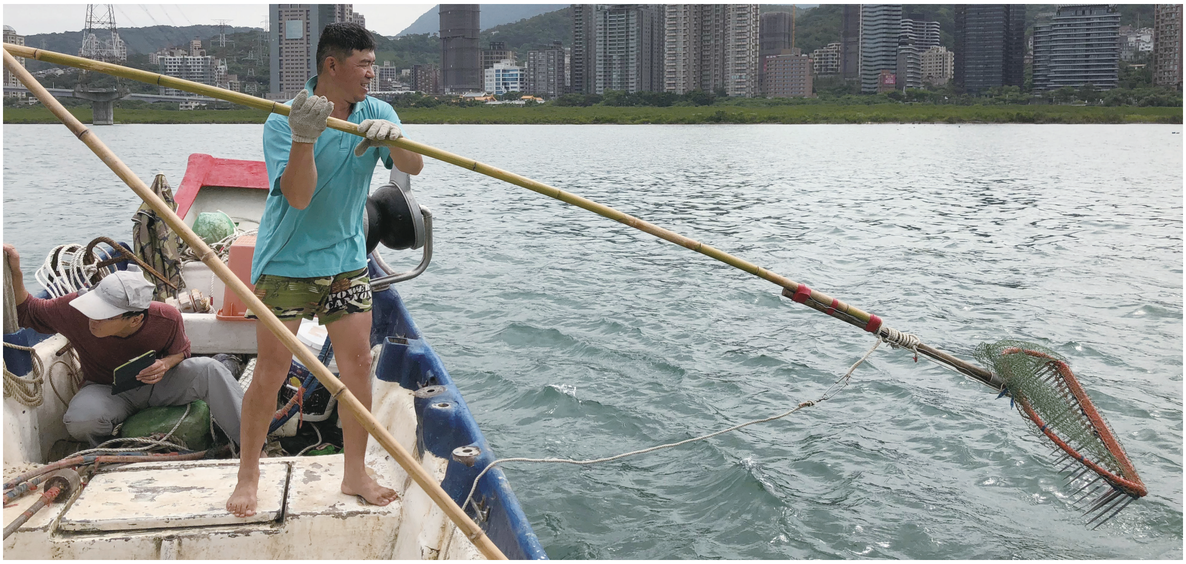
隨著淡水河的文蛤產量漸穩，河上一度能望見百艘船同時「耙文蛤」的景象，也帶動了台灣中南部沿海，文蛤養殖業的興起。然而早年並無人工繁殖技術，淡水河的文蛤，成了各地養殖場的蛤苗來源，但其後因養殖場擴大、養殖密度提高，淡水河的文蛤一度供不應求，漁民為大量捕撈，使用密度更高的釘耙，甚至是尼龍網，導致產量銳減，「耙文蛤」的盛況在 80 年代後便漸漸消失。此外，河川汚染以及上游水庫排放的泥沙淤積，同樣影響了文蛤的繁殖。尤其遇到風災時，大量淤泥沖刷至淡水河口，文蛤遭淤泥覆蓋而缺氧，過剩的雨水亦稀釋了河水的鹽度，皆對文蛤的生長造成影響。日本時期直至今日，有過 40 年左右的全盛光景，「耙文蛤」的產量從萬斤到百萬斤皆有，漁民能將捕獲的文蛤轉手中盤商，但晚近十幾年，產量下跌，漁民只得到市場直接零售。



1. 乘坐舢舨船時，所使用的大型釘耙。

2. 漁民趁著風和日麗的天氣，在淡水河上「耙文蛤」。

圖片來源：黃振興 先生



近五、六年來，當地漁民與漁會協力，加上水產試驗所的三方合作，採樣淡水河捕獲的野生文蛤，進行繁殖試驗，於 2017 年 11 月，投放一百萬個培育成功的蛤苗至淡水河口，並每個月定期追蹤。今年 11 月，他仍一手控制舢舨船的馬達，一手撮起混雜泥沙的蛤苗投放至沙洲地；為了平均分佈，他只得以人工的方式慢慢地完成放流作業。黃大哥一邊駛向去年復育較好的沙洲地，一邊說：「就是這樣憨憨的放啦，既然有這個機會就做吧！」

如今，中南部養殖場的蛤苗雖然仍有少部分由淡水供應，但大多來自印尼及菲律賓的外來種，因同時混種繁殖，以及飼養密度過高，而無法對症下藥。因此，淡水河的漁民們也表示，儘管文蛤養殖場經營妥善，利潤相對優於傳統的「耙文蛤」，淡水河的文蛤品質仍然較高。傳統的「耙文蛤」在經濟與文化上仍是無可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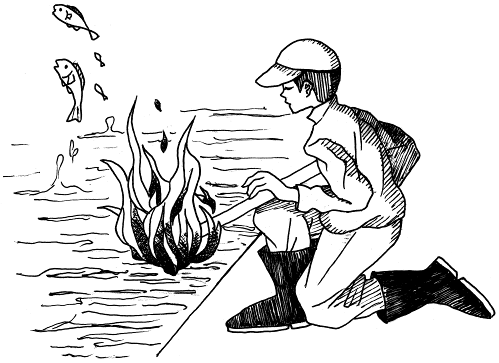
1

1. 事隔一年，2018 年 11 月 18 日舉辦了第二次的文蛤流放，黃大哥的身影依然出現在淡水河上。

火光漸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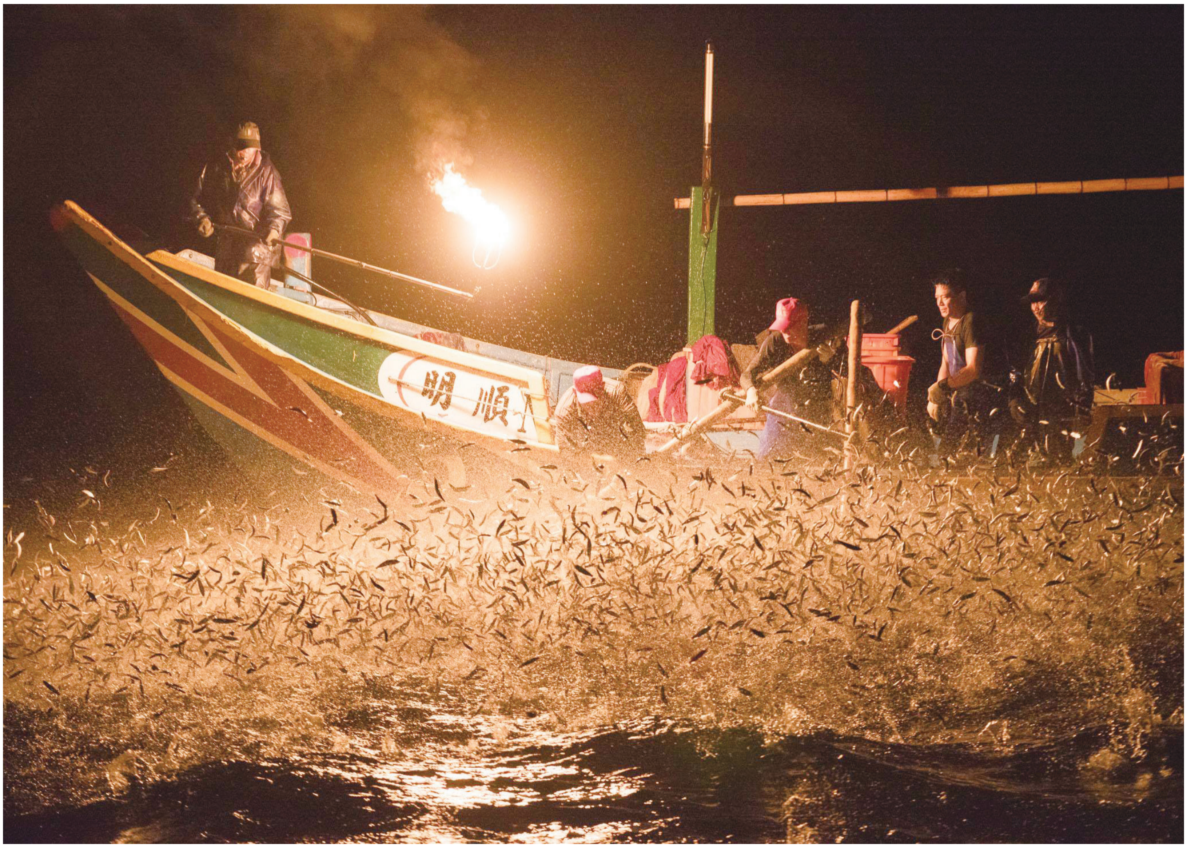
磺港漁港蹦火

文　馬藤萍
圖　馬藤萍
繪　孔怡雯 / 王思慈



「蹦火仔」源自於北海岸原住民的捕魚技法，為台灣本土的百年傳統漁法之一。最初，祖先們乘著四、五人的竹筏或木造小船，手持捆束竹子並淋上煤油燃燒，引誘具趨光性的魚種，但因亮度不足，所捕獲的魚數量較少。隨著漁法的演變與改良，漁民利用磺石的碳化鈣穩定燃燒的特性，點火瞬間會發出「蹦」、「蹦」聲響，故被漁民稱為「蹦火仔」。強大的火光吸引數以萬計於表層洄游的青鱗魚（俗稱沙丁魚），船員便趁勢撒下叉手網捕撈一躍而起的魚群。

「蹦火仔」的魚季大約是每年 5 月到 9 月，成群的青鱗魚隨著黑潮游到台灣的北海岸；漁民通常在傍晚 5 點左右出航至金山、石門及萬里近海附近進行捕撈，完整作業時間約 4 個小時。蹦火船上除了作為號召的船長外，還得有另一靈魂人物——「火長」，以及操網等七、八個人。船長主要工作為駕駛，順著水流潮汐，控制船隻方向及停駛時機；而掌握著火把的「火長」，則承擔了每次「蹦火仔」收穫多寡的關鍵——尋找魚群、算準時機並持火誘捕；其餘負責操網及填裝磺石的漁民，則是落實「火長」的指揮。因此蹦火船上的成員，不單憑藉個人長年的捕魚經驗，更重要的是船員間的默契與配合。



然而「蹦火仔」每年的漁獲量並不穩定，儘管捕撈作業時，青鱗魚映著火光群躍而起的景象看似壯觀絢麗，但實際的收穫仍舊得視當年海況、潮汐及氣候等外在因素的影響而定。不同於近年興起的圍網、刺網等一次性大量捕撈所招致的海洋浩劫，「蹦火仔」受制於海域、季節及魚種，相形之下更能維持海洋資源的永續生存。

從早期直到晚近數十餘年間，全盛時期整個北海岸一度有上百艘蹦火的漁船，淡水、野柳甚至基隆皆有「蹦火仔」的足跡，現下台灣只剩下 4 艘停泊於金山磺港的蹦火船，分別為富吉、明順、全勝和永漁發，船員們平均年齡都超過 60 歲。「蹦火仔」的衰落，不外乎是因為得看天吃飯，特別在地球暖化，海水溫度上升的情況下，近兩年來不僅魚季縮短，漁獲量更大幅減少，甚至只有往年的一半，而且比起其他魚種能加工成罐頭食品，青鱗魚主要作為台灣養殖場的飼料，經濟價值並不高，再加上這項技術正逐步地走入歷史，面臨了傳統的傳承困境。「蹦火仔」的技法需要經驗，「火長」指揮團隊、確立魚群的蹤跡，儘管仍有極少數的年輕人，願意努力從前輩手中接下那火把，但由於魚季過短，蹦火技術無法在短時間內便上手，而漁民們在魚季外的時間，還得另找其他海上工作，或者四處打零工，既不容易，也不穩定。

「蹦火仔」的式微，引起了文史工作者、觀光協會的關注，政府也在近十年內，開始補助民間旅遊業者與蹦火漁

1. 火炬靠近，青鱗魚一躍而起的瞬間。

圖片來源：徐正成 先生

2. 「蹦火仔」魚季結束，停靠磺港的蹦火漁船。

3. 「蹦火仔」漁船上的照明燈光。

民合作，在蹦火魚季時舉辦「金山磺火節」，除了針對金山磺港及「蹦火仔」進行導覽外，更讓民眾搭上觀光船與蹦火船一同出海，欣賞「蹦火仔」壯闊絢爛的捕魚歷程，但這仍舊無法真正解決「蹦火仔」的困境。當地的導遊告訴我們：「『蹦火仔』不只作為糊口的工具，同時也是漁民們的熱愛所在，這一年一度的海上活動，是北海岸祖先的智慧延續，而這項技藝的傳承，以及漁獲能否有更多用途，除了漁民們的努力與民間的齊心，亦有待政府予以更多的重視。」

養殖漁業

待到重陽日

金石門大閘蟹養殖場

文　孔怡雯
圖　李品賢 / 郭沛伶

佇立在大屯橋邊，追隨那塊歷經好幾個日夜交替而略顯斑駁的指標，沿著鄉間小路步行約莫 10 分鐘，便抵達金石門大閘蟹養殖場。為了直面寒冷的東北季風，3 年前陳老闆將養殖場從石門遷移到淡水，成為這裡目前唯一一間培育大閘蟹的養殖場。

大閘蟹的養殖仰賴分工合作，卵、蟹苗、稍大一點的蟹扣、成蟹，各個成長階段都需要不同的養殖場分工。台灣的大閘蟹養殖著重在後段，也就是從蟹扣到成蟹的培育，耗時八、九個月。蟹扣通常來自大陸，金石門大閘蟹養殖場主要自江蘇省及上海崇明島進口。

但是由於 2017 年發生了桃園戴奧辛大閘蟹事件，政府對於進口大陸蟹扣的把關變得更加嚴格，只允許與協會合作的廠商購買。習慣向其他廠商購買蟹扣的陳老闆，並未預料到此事，沒有趕在養殖季前進口，原本棲息著螃蟹的池塘現在變成翠綠的荷花田。為了填補這個空缺，陳老闆開始嘗試飼養澳洲淡

1. 秋天獨自盛開的荷花。
2. 水池中經常有鳥類朋友拜訪。最近的新住客是小鸊鷉，在池塘表層的水草間築巢，養育一窩寶寶。

水龍蝦，希望明年能同時飼養龍蝦與大閘蟹。

家住三重的陳老闆，為了好好照顧大閘蟹，隻身一人居住在養殖場，場內長方形圓頂的網室便是他的住所，家電和浴廁應有盡有，隱蔽處還有張小床可以歇息。「頭一年我都睡在桌子上呢！」他說。

除了單純養殖外，陳老闆重視養殖場內的生態平衡，即使鳥兒前來偷吃爬上岸邊的大閘蟹，他也不介意，任由他們幾十隻、幾百隻地捕食。為什麼不阻止呢？他答：「順其自然哪！」陳老闆認為，眾生萬物與自然息息相關，輕舉妄動之下導致的環境破壞更難以彌補，因此他選擇不去干涉，盡量採用對自然最無害的方式養殖大閘蟹，只要收支平衡就好。

「現代人好奇怪，都要量化、金錢化——你到底賺了多少？其實，這些有形無形的，雖然不會直接賺進口袋，但是，我讓環境賺了很多。」陳老闆驕傲地說，他來到淡水以後，這邊的鳥兒種類變得更加多元。大冠鷲、紅冠水雞、小鸊鷉、綠繡眼，甚至是台灣藍鵲都曾造訪此地，更有一些選擇在這築巢、棲息，落地生根。微風徐徐，太陽為荷葉披上金色的薄紗，在天地間婆娑起舞，他眺望著這番園景，像欣賞一幅畫作。

1. 有機栽種的絲瓜。「很甜很好吃喔 !」老闆熱情地剪下幾條遞給我們。
2. 作為休息處的溫室設備完善，傢俱電器應有盡有，處處可以看見生活的痕跡。

不過陳老闆也坦言，這是由於自己早年開設機械與模具工廠時獲得了一定的資金，加上孩子們也已經長大成人，現在才能較不擔心營利地養殖大閘蟹。

從製造業到養殖業，養殖初期算是挺順利的，沒有什麼磨合期。陳老闆僅僅依靠閱讀相關書籍，還有向前輩們詢問討教，便抓到訣竅。對大閘蟹來說，水質的涵養相當重要，他們適合生長在水質溫和、水位變化不大，並且擁有許多水草的地方。水草可以增加水的溶氧量、提供遮蔽處，以及淨化水質，水中的菌藻平衡是最需要注意的事項，一旦失衡，大閘蟹便會變得虛弱，甚至死亡。注重生態的陳老闆，在養殖上有自己的獨特見解，餵食大閘蟹的飼料，他亦堅持自己調配——以玉米、黃豆、米糠、下雜魚及益生菌混和發酵而成的二次代謝物，作為大閘蟹的食物。相較於一般飼料，這些二次代謝物營養價值更高，更容易被生物吸收。

這種養殖方式無法大量販售，因此在銷售上直面消費者，但穩定的品質也培養了許多回頭客。陳老闆說，與其說是做生意，不如說是來交朋友的——待到秋高氣爽的季節，他們將一面眺望大屯山，一面怡然自得地大啖大閘蟹，閒話家常。

垂暮下轉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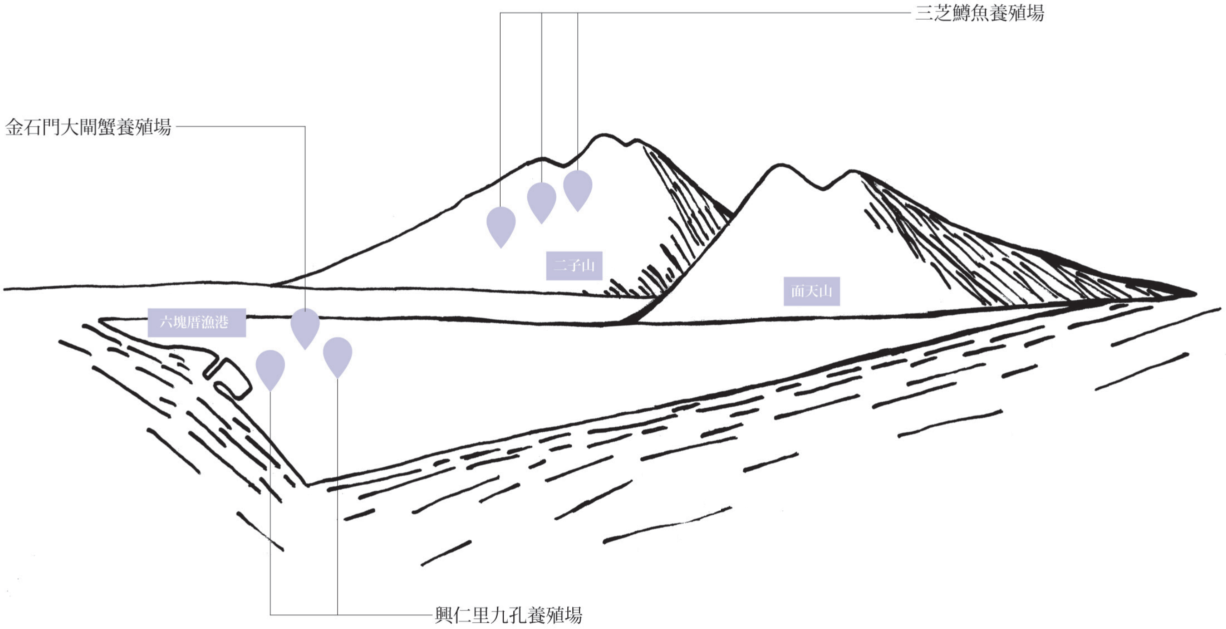
三芝鱒魚養殖場

文　孔怡雯
圖　李品賢 / 柯沛伶
繪　孔怡雯

青山繚繞，薄霧瀰漫，汽車緩緩駛進蜿蜒的山徑，遠離山裡村落，四周只見高聳的樹木。位於三芝山區，屬於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有位鱒魚養殖業者，從事淡水養殖已經 20 幾年了。老闆一見我們，劈頭便說：「我們現在已經不太養鱒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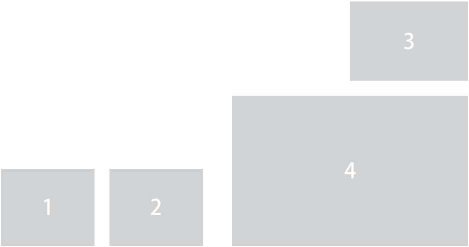
細問之下，才發現不只他們，三芝其他養殖場也紛紛停止飼養鱒魚，改養其他淡水魚類。事實上，這裡的鱒魚養殖場正逐漸減少中，10 年裡已有將近半數的養殖場停止營運。談及產業蕭索淒涼的前景，老闆只是無語地抽著菸，讓縷縷青煙帶走滿腔愁緒。

在日益嚴重的溫室效應影響下，三芝山區的氣候與溪水水溫，已不如過去那般適合鱒魚生長。高於養殖鱒魚標準的水溫，會增加它們的得病率，死傷因而擴大。此外，酸雨的出現也使得每每降雨過後，水池裡都要撒上中和水中酸鹼值的藥劑。而魚塭的設置，政府也有更加嚴格的規定。三芝的淡水養殖皆集中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為了保護環境，政府以更高的標準去衡量養殖場的合法與否，許多養殖場因為不符合規定而被拆遷，目前只剩下在成立國家公園前便已經蓋好的養殖場。



10年前大陸市場對鱒魚的需求量擴大，為了應付大量的需求，原本使用培育3年的種魚所產下的卵，現在的卵卻是由僅培育一年的種魚所生，品質當然下降。鱒魚們一個世代比一個世代要來得體弱多病，用藥比例上升許多。肝藥、腸胃藥、維他命，還不包括生病時所使用的藥。鱒魚尚未成熟，用藥卻像垂暮老人。老闆也坦言，若不是自己飼養的，他也不敢吃。此外，海洋資源的減少影響了以魚粉為主要原料的飼料價格，20年前，一包20公斤的飼料售價600元，如今同等重量的飼料則要價1300元。而成為壓垮產業最後一根稻草的，是台灣沒有成立鱒魚養殖公會——既無法凝聚業者的共識，讓價格不再起伏不定，也無法向政府爭取權益，獲得更好的養殖條件。這些因素綜合下來成為業者沉重的負擔。

身為倖存者之一的老闆，目前把主力放在養殖鱸魚和鱘龍魚上。不過，鱸魚原本就比較適合生長在台灣南部，那兒的水暖和，流量穩定，不似北部山區，水冷、冬夏流量不定。在南部只要培育六、七個月就能出售的鱸魚，這裡需要花上一年半。而鱘龍魚則是需求不大、養殖難度高。至於政府有沒有打算開放進口更適合飼養在北部山區的外來魚種，以改變產業現況？老闆無奈地說，很難。為了保護台灣本土的生態，政府訂定嚴格的法規來控管外來種的輸入，除了必須審慎評估風險，還要經過重重機關的考核，儘管現在從事這個行業仍有獲利，但業者將來該何去何從？



1. 每過幾個小時就要巡視一次養殖場，有時還要注意大型候鳥會不會偷吃水池裡的魚。
2. 育苗池座落在屋子下，除了因應地形走勢，也為了躲避鳥類捕食。
3. 相當親人的小山豬，山上沒有什麼休閒，老闆於是飼養一些狗兒、豬隻，放養一些雞，與家人作伴。
4. 學習日本時代的養殖模式，階梯上層水池的水質最乾淨，依序遞減，可以針對不同魚種的需求分層飼養。

「一年比一年難養了！」老闆和我們談起了傳聞中四十年前的榮景——

彼時在這個季節，山上已經開始飄起點點白雪了。那時代氣候正常，汙染少，沒有酸雨干擾水質，水溫保持在鱒魚喜愛的範圍內，魚卵也比現在要健康多了，大小是現在的兩倍大，不需要使用藥物，魚兒便能健康美麗地成長茁壯。那曾是充滿希望的時代……。

討海人

1. 一條舊水管把水從岸邊接到船上，滿溢出塑膠箱子的水滲入甲板間的縫隙。
2. 他低下頭把濕潤的頭髮用毛巾包起，一抬頭訝異地看著拿著相機我，笑容像是見到了老朋友。

漁工們

外籍漁工

文 陳潔晰
圖 李品賢 / 郭沛伶

「你們要不要去船上拍他們洗澡？」陳大哥跟我們提議。

三艘漁船停在岸邊，船與船之間放了一條獨木板，我們躡手躡腳地爬上船，甲板上四散著漁網、漁籃，中間有一個四方形的窗口，通往水面之下，讓裝袋好的蝦蟹能夠浸在海水中，保持新鮮。繞過船艙，船身一側堆放著塑膠箱子，一個瓢子在上面漂浮，而用來屏避他人視線的是另一側的大海，這就是外籍漁工清洗身體的場所和工具。當我們走近時並沒有人是全身赤裸著，各自都簡單的用毛巾圍住了下身，船上的其他漁工和船長都笑著，有人停下了沖洗的動作，他們卻沒有遮掩。

「拍他！拍他！」一位外籍漁工調皮地喊著，他笑嘻嘻地指向陳大哥，往後方的甲板跑去。

那時下午 5 點，船剛回航，漁工此刻通常在梳洗或休息等待晚餐，也有人騎著二手腳踏車去碼頭邊的超商購物。我們彎下腰進入船艙，走廊兩側是他們的個人床位，用木板做出一個一個小小的隔間，木板都刷成刺眼的白色，油漆桶被隨意擱置在地上，還有電線和繩索，讓人不得不注意腳下，而忘記要閃避頭頂吊起的曬衣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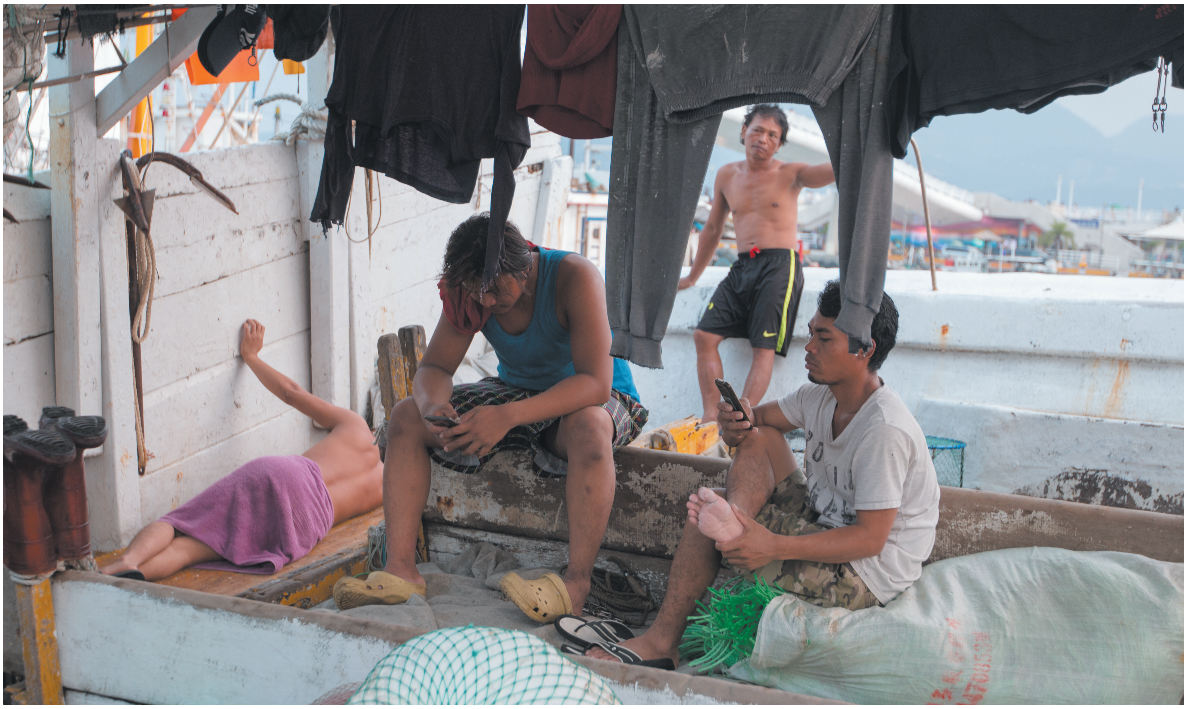
「船上的電都隨便他們用，很熱就自己去買電風扇吹。」陳大哥回答了我們對漁工居住環境的問題，儘管我們依然疑惑，近海漁業為何需要漁工住在船上。他們是受勞基法保護的境內雇用漁工，卻在狹小空間中完成所有生活所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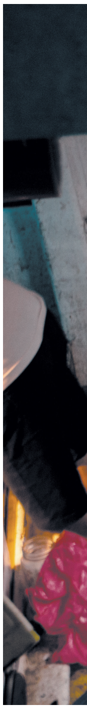
「我來台灣第 4 年了，現在 3 年約滿可以直接續約，不用回去。」Edmen 來自菲律賓，那日潭美颱風逼近，他閒坐在碼頭邊，手上拎著一瓶美粒果。

外籍漁工每個月的薪水，大約是 18000 到 20000 元，扣除健保費用、台灣仲介公司的服務費後，剩下的錢會透過一些東南亞商品雜貨店，寄回家中，相比從銀行匯款的手續費更便宜，匯率也更好。他們說的服務費，實為仲介費，仲介第一年每個月收取 1800 元，而後每年遞減 100 元，項目包含了尋找雇主、翻譯、生活安置等等。

「待越久越便宜。」

Edmen 笑著說，他今年 37 歲，當初付給菲律賓當地的仲介公司將近 10 萬台幣，他和他的家人都認為這是一份待遇很好的工作。工作時間從早上 10 點開始，下午 4 點左右回航，他朋友待的另一艘漁船則是抓吻仔魚，凌晨 4 點就啓航。他們的工時並不固定，颱風來臨時才有 Vacation。





「不過印尼人還是比較多，我們船上的廚師就是印尼人，他們都吃很辣。」Edmen 露出有些苦惱的表情，彷彿飲食習慣的差異，是他目前最大的困擾。

另一艘漁船，外籍漁工們圍坐在甲板上，一大鍋的蔬菜湯、煎魚、炒蝦還有米飯，剛剛走近，他們用帶有奇妙口音的台語喊了起來：「甲奔！甲奔！」跟其他船上清一色的都是男性不同，甲板上，看見我們拿出相機，紛紛比出拍照手勢的還有幾名女性。

「你們從哪裡來的？」我們問，船上一位女性用流暢的中文回答：「印尼，印度尼西亞。」

她說她平時在竹圍做看護，放假的時候，就來漁港找老公，夫妻兩人都在台灣工作，孩子則留在印尼由老人家照顧。「爺爺對我很好，每個月放一天假，我就坐公車來碼頭找他。」她一邊說，一邊抓了一把米飯送到她老公嘴邊。船上其他人的中文或許沒有這麼好，只是安靜的看著我們說話。

「那你今晚也睡在船上嗎？」

「不睡船上，要去 Hotel。」她有點不好意思的笑了起來，周圍的漁工開始哄鬧，瞬間整船上的人好像都說起了話，嬉笑怒罵，旁邊的人越調侃他們，她就越往她老公的身邊靠去。我們坐在岸邊，懸空的腳離海面還有好長一段距離，而他們趴在欄杆上，說著另一種語言，抬頭望向岸邊的我們。他們的笑很簡單，一點也不複雜，一點都沒有額外的聲音。

這裡沒有遊客，碼頭只看得見外籍漁工和他們的腳踏車，偶爾會有騎著摩托車的中年男子，騎騎停停，有時停在了漁工的面前，掏出菸或檳榔。他們可能是船長，或是和船長熟識的買魚散客。

一名中年男子騎車停在碼頭，他是經常來這裡買蝦蟹的散客，正和一位外籍漁工聊天，我們上前寒暄了幾句，他忽然說：「你們知道嗎？他是英雄喔！上次有上報紙呢！」中年男子指向了眼前這位外籍漁工，他穿著白色汗衫和牛仔褲，和大多數的菲律賓籍漁工一樣，胸前掛著十字架，他靦腆地向我們點了一下頭。男子描述，之前有人跳情人橋輕生，就是這位漁工將人救上岸。中年男子看我們拿著相機，努努嘴說：「拍他啊！他那麼帥！」

我們都笑了，漁工有些不好意思地伸手壓了壓帽簷。

1. 下午拉起了曬衣線，或躺或坐，海風濕鹹濕鹹的吹著。
2. 家鄉味未必來自食物，更可能源於一群同鄉好友圍坐時所漫溢的氛圍。

舢舨船漁夫

文　陳品靜
圖　郭沛俊／陳品靜

假日的漁人碼頭人潮擁擠，海風縈繞遊人，船隻進港的浪花則叨絮著淡水的歷史。如今的漁人碼頭，雖然早已非傳統漁港，卻依然有不少漁民與釣客，在海上奮鬥，延續舢舨上「魚眼」的精神。

9 月週末的上午 10 點，陽光早已熨燙碼頭路面，不遠處的柏油路，似有熱氣微晃著。陳大哥停好機車，一邊擦汗一邊向我們走來，古銅的脖頸和手腕處有著一點一點的黑斑，手上不難見到多處疤痕，與扭曲的手指關節，那是討海五十多年的印記。14 歲便開始跟著父親出航，初期每天暈吐，他笑著說：「暈船的解藥，就是吐到忘記自己姓什麼，不知不覺就會治癒了！」原本擁有數艘大小漁船的他，現在已到了退休的年紀，但閒來無事時，還是會乘著舢舨船，到近海捕魚，或網鰻魚苗。

鰻苗通常會順著洋流游近海岸邊，大船因為船身吃水量較深，不方便靠岸，而舢舨船的體形嬌小，在捕捉鰻苗上具有優勢，到目前為止，淡水還是有許多舢舨船在承擔捕捉鰻苗的任務。鰻魚苗一直以來都相當搶手，主要因為鰻苗無法透過人工大量繁衍，而大部分的海鮮，皆可透過人工培育，且販售鰻苗的獲利，相對高於其他的魚種。

民國 50 年代左右，鰻魚苗數量較多，一次都可以捕到十多台斤，約一顆西瓜重的魚苗，雖然價格平均一尾只有 8 毛錢上下，但一趟下來，收入仍相當可觀。現在魚苗大幅減少，有時一天只能捕捉到幾百或幾十尾，甚至空手而歸，近年的平均價格上升到一尾 130 至 150 元左右，捕獲量較低時，一尾甚至喊上 200 元以上。

有鑒於此，政府為確保漁業的永續發展，今年起開始規定，3 月 1 日到 10 月 31 日之間，禁止漁民捕獲鰻苗，並嚴格搜檢，希望讓鰻苗有多一點時間成長。禁捕期間，部分漁民會選擇改耙文蛤，或保養船隻。在鰻苗如此珍貴的情況下，養殖業者總會精準的計算潮水與船隻回歸的時間，在海港邊等待捕鰻苗的漁船歸來，他們手上往往拿著豐富的餐點飲料，是慰勞討海人的辛苦，也是爭相搶著數量有限的鰻魚苗，逢年過節更會送禮，以維持與漁民間的友誼。而漁民在非鰻苗季節時，也會從事其他捕魚活動，但對比爭相競逐的鰻苗，一般的漁獲就要請認識的業者收購，或是返回漁港後，自行開車載去基隆賣。

1. 閒暇時修補網具，為下一次出航準備。
2. 燙過的吻仔魚像漁民的汗水，在陽光下閃耀。
3. 返航後要整理網具，避免魚網打結。

雖然鰻苗如同珍寶，卻少有年輕人加入捕鰻的行列，其中一個原因是，老漁民在正式退休前，鮮少分享自己多年經驗才尋得的魚場位置，甚至連親兒子也不教，避免自家人互搶魚場。新生代的漁民必須親身去探索，透過自己經驗的累積，逐步去建立漁場。再者，討海的生活相當勞累，且初期的收入並不穩定，使得年輕一輩加入捕魚行列的人數鮮少，影響淡水舢舨船漁夫的後代，寧願選擇離家就業，不願繼承討海家業。

現在的漁人碼頭，仍有許多舢舨船隻和漁民，但部分已非專業漁民，僅於週末或假日時，休閒出海釣魚。部分船身積水已高，青苔滿布，看得出已許久未使用。情人橋下的榕樹，還聚集著許多老一代的漁夫，他們聊著過去的種種，回憶許多九死一生的經歷。那滿布岸邊的舢舨船身影，正逐漸的消退與減少。會不會有一天，舢舨船和它的身世，將如同漁人碼頭的夕陽，漸漸地沉入遠方的海平面呢？

1

2

1. 舢舨船靠岸的繩索將由誰來接手？

2. 魚眼望著停泊處，承載著人和漁獲，緩緩駛入港中。

老船長

文　黃侑曦

圖　郭沛伶 / 黃侑曦

1

1. 船長看著漁工們進行出海準備。

10月中旬，正值漁港的「大月」，基隆、野柳等地漁船照例在淡水聚集，第二漁港的船隻也因此比以往多。走在岸邊，微風徐徐，風和日麗，上午已有不少漁船趁著好天氣出航捕土魠魚。我踏入漁港旁的媽祖廟，這是船長們時常聚集聊天的地方，汪老船長坐在木椅上，一群人閒話家常，見我來到，他便向我介紹其他船長們，我們面對面坐著談天、聽著故事。

目前70多歲的汪老船長，13歲時，從船上廚師做起，當了三十幾年船員。「沒有讀書也不識字，為了討生活，做的累就累，至少是個正當行業。」他想起當時，憑著一股勁，從做中學，在40多歲時終於擁有了一艘自己的船和幾位漁工，家人的生活也無須煩憂。

此時，另一位大哥踏進媽祖廟的廳堂，和汪老船長互相問候昨日的戰績。據說這位40多歲的船長可是當今第二漁港的傳奇人物。30歲時娶了淡水姑娘，自此展開討海生活。他說：「漁港的生態是很封閉的，一般外人很難進入這個行業，況且一開始什麼都不會，花了許多錢請老船長們喝飲料吃飯，建立感情以討教捕魚技巧，到現在終於打破了幾位老船長的紀錄。」

連船長則是自小家中經營小舢舨，學生時期，下課後就在家中幫忙。當完兵，約於民國74年，與兄弟們合夥，聘了兩位台灣員工，貸款200多萬，駛著20噸的船，那時僅僅抓幾個月就足以回本，可見情形多好。四年後貸了1200萬的大船經營到現在。連船長驕傲地回憶著說：「我當時可算是淡水最早行駛大船的船長之一呢！」

然而氣候變遷、過度捕撈等問題造成漁獲量銳減，剛入行不久的年輕船長似乎沒有特別的感覺，但在淡水捕了數十年的老船長們，看著收穫遠不如從前，心中都明白，過去「有做必有獲」的盛況已不再。近來間接影響到漁獲量的「刺網」，使台灣成了國際指責的焦點之一，政府雖對拖網、流袋網、刺網等漁撈作業有所管制，卻仍不夠全面。

「刺網」依作業方式分為不下錨而隨波逐流的「流刺」，以及下錨固定的「底刺」與「浮刺」，亦有找到魚群才下網包圍驅趕的「圍（旋）刺網」。而主要產生諸多問題的是三層底刺網，除了常

1. 第二漁港旁的媽祖廟。
2. 船長和漁工將捕捉到的魚分類放入冰櫃，送到市場。
3. 船長的朋友到漁港來聊天買魚。
4. 船長與兒子正在整理流刺網。

混獲其他非目標物種之外，若整張網受洋流影響飄走，造成網具在海底纏繞，形成海中鬼網，成了無止盡的陷阱，對海洋生態造成極大的傷害。因此，基隆、屏東、澎湖和小琉球等大小港，都已實施 3 浬內禁止使用刺網之規定，然而淡水漁會至今仍未制定相關法條，根據老船長的認知，淡水許多漁船仍使用「刺網」作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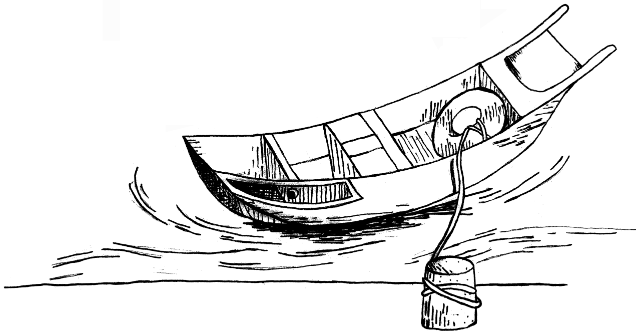
2017 年，漁業署規定，擁有刺網漁業執照者，將來要變賣船隻時，除了配偶或子女繼承人外，將無法繼續使用流刺網，這項規定直接影響到價值 10 多萬流刺網的轉售問題。船長們認為，保護生態是必要的，但也不應忽視對漁民的相關補助措施，同時，若要制定法規，應該要請專人來了解問題的全貌，而不是只要求漁民填寫航海報告書卻沒有實際查核。

對於生態的維護，淡水的船長們深陷進退兩難的窘境。同樣對這片海洋充滿著情感，但經濟層面上，必須顧及外籍勞工的薪資，即便深知當日漁獲量只足以抵銷成本，還是得出航。關於漁具的使用，除了舊有的捕撈方式難以立即改變外，少了政府帶頭督導，單靠個人或是民間團體難以做到完整改革，面對這些問題，船長們彼此間也不便多說，老船長無奈地感嘆：「有的都是認識的好朋友呀！你說了，會得罪到人啊！所以說，到你們這代就沒有魚能吃了，就是這樣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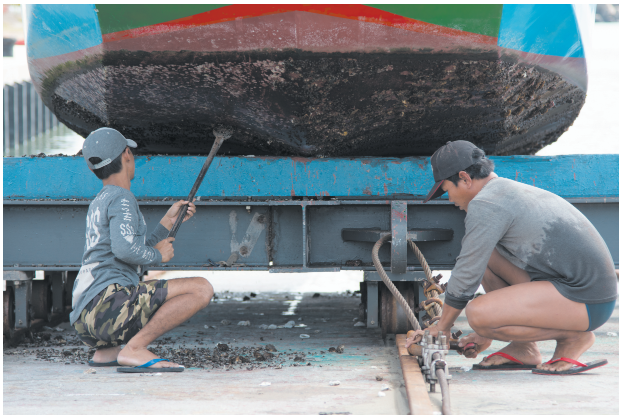
牽繫所在

八里舢舨船造船廠

文　李品賢
圖　李品賢
繪　孔怡雯



造船者



1. 現今的第二漁港修船廠，因為遊艇碼頭的設立，只剩下清除附著物的功用。
2. 2015 年運作 18 年的修船廠，因為漁會的規劃而畫上休止。

時至今日，淡水捷運站後的碼頭，仍有不少船舶停靠，它們皆被緊緊栓鎖，隨著河水的潮汐浮浮沉沉。在無數描繪淡水的畫作中，船隻有時是構圖中的陪襯，較不易受到關注，僅成為記述時代退潮時的微末物件，如日本時代晚期畫家陳澄波在〈淡水夕照〉(1935) 中，就曾畫下因環境變遷，航海港口移轉至基隆，淡水周邊船隻點綴於河面的稀落景象。

最早淡水河通航的史實，記載於台灣廈門道道員陳璸 1710-1711 年間尋訪台北盆地的經歷，當時便能從淡水抵達現今的板橋、新莊、永和、中和一帶。清代中葉，北台灣貨品交易重鎮——艋舺亦已逐漸成型，船隻還能一路通向艋舺、八堵，甚至在英國商人陶德的觀察之中，早已有航至暖暖的船家。日本時代初期，淡水河仍舊維持著內河航運的地位，尚有從士林運往淡水的運煤船，直到日本時代中期後，淡水河日漸淤積、陸運崛起，內航道、外港埠的作用被弱化，淡水河的航運時代即漸漸逝去。

日本時代末期，在國分直一的調查中，將航行於淡水的木造船分為 7 種，除卻捕魚使用的「捕漁船」、「跳白仔」外，只要是運送貨物與人的，皆屬於「紅頭船」（即今日的舢舨舟）。「紅頭船」源自於清領時期的漢人移民，他們將盛行於福建、廣東的造船技法帶來台灣，是構造非常簡易的船種，以 5 塊木板組成船身，立側面繡紋圖案，有船錨與海水波紋的說法，每艘船隻都有雙烏黑的眼珠，看向的位置各有意義，如若眼珠向前，多為商船，希冀能夠早點到達目的地；倘若眼珠向下，多為漁船，期許得以尋覓至魚群的出沒。除此之外，船艄舷側的塗色上，存有地緣上的差異，雍正年間訂定的塗裝顏色，規範福建地區為綠色，廣東地區為紅色，但大部分航行於淡水的船，多半為紅色。

清代除了較具規模的官設修船廠，以製作傳統帆船為主，大部分的「紅頭船」為民間造船師製作，當時的修船方式，主要是師傅攜帶工具，前往河邊修理船隻，若為其他簡易的整理維護工作，時常由船家自行修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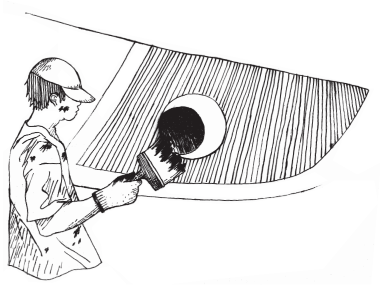
俯瞰整片淡水第二漁港，情人橋間隔出碼頭的區位，一邊是 5 噸以上的灰白色漁船，另一邊是繩索牽繫的條條舢舨舟，無論哪一區，僅剩極少數仍使用木造船板，由於製船的檜木越來越難以取得，加上玻璃纖維的廣泛利用，現今的造船師已不用木頭製船，只有居住於清水祖師廟後方的匠師，依舊維護著舢舨舟的模型船技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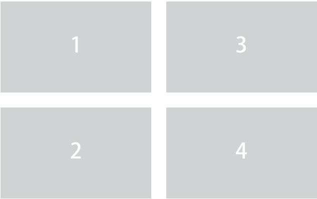
日本時代中期，政府將現代的造船技術導入，促成台灣造船技術逐步走向現代化，1922 年總督府投資成立基隆船渠株式會社，戰後國民政府將高雄與基隆的會社，合併為台灣機械造船股份有限公司，至此以後，台灣的造船工業分為官設與民營，1950 年代官方造船廠以漁船與小型軍用艇為主要，1978 年以後主力轉往商船，造成目前大多的造船廠聚集於高雄與基隆港，連同靠岸在淡水港灣的現代漁船，幾乎是向兩地購買。1970 年代推行十大建設，台灣產業重心從輕工業轉向重工業，才使得民營造船廠星星點點冒出，遍布各地。

我們背離車潮，沿著 15 號省道，轉進八里工業區，忠孝路上排列著綠色鐵皮工舍，人行道上沒有行道樹，滿是大小貨車與機車，其中一間一旁的空地上，雜草填補起鐵皮牆與水泥地面的隙縫，層層堆疊的大小船隻模具，淡水周遭僅存的舢舨船造船廠房便隱身於此。8 點整，阿順遙控起遍布殷紅色繡痕的鐵捲門，他是這座工廠的主人，三十幾年前從八里渡船頭遷往這裡，便開始每日近似的造船者日常。

進入廠房內部，綁縛於門邊的犬類，嘶吼式的狂吠、示警，阿順便見笑說道「別怕，他不會咬人」，爾後，用著見慣的語調講起造船工序與器具陳設。其實他也不知為何會投身造船行業，國中畢業後，4 年之內分別做過「黑手」與雕塑學徒，23 歲時，因為老婆家裡製船的關係，才被引領進入，至今已有 40 年。念起工廠的承接，兒子雖然會來工廠幫忙，也有接班的意願，但老婆期望孩子能獲得更多磨礪，不想讓孩子成為其他師傅眼中遊手好閒的「靠爸族」，所以正考慮讓兒子出海跑船，但阿順又不大捨得父子長時間的分離。

阿順舉起手指比向中段的兩艘船艙，右側的是完成品，左側是船艙模具。製船起頭便是將船艏舷側的圖案，依照模具塗上水泥漆，再層層鋪上至少五、六的玻璃纖維，一層十字編織狀的，一層細密網佈的，年輕師傅說：「他們都說這樣可以防水。」完成船隻的外層構造，操作起吊機移動半成品至一旁，蓋上船舶內部底板、打磨邊緣後，即可拖吊下水。我們問到彩繪圖樣時，他說：「我從學徒的時候便是這樣畫的！」阿順的工夫全是承襲自岳父，岳父大約從 60 幾年前開始製船，在當時淡水地區還沒有人使用玻璃纖維製作舢舨船，是他從大舟公司學習玻璃纖維技術，並且延伸至舢舨船。





1. 年紀只有 18 歲的造船學徒，才剛開始學習造船技術。
2.21 歲的造船工，才剛來工廠一個月，如果沒有來這裡本來要去當流氓。
3. 阿順從23 歲時，就一直造船到現今，日復一日，呼吸著滿是粉塵的空氣。
4. 已經造船 10 年的段先生。意圖聊起造船時曾經受過的傷，他說：「哪有工作不會受傷呢？」

「你在淡水看到的舢舨船都是我做的。」阿順的上顎微抬、張嘴說道。然而，他也說漁船的營利較小，無法跟一台造價上千萬以上的大型遊艇相比，大半淡水地區的造船廠仍以建造遊艇為主，妻子回憶到，在父親從事造船的那段時間，淡水河八里沿岸至少有七、八間遊艇的造船廠。

10 點 30 分，狹長高聳的廠舍看不見盡頭，壁面的通風口的風扇時時轉動，發出喀喀聲響，光線穿透塑膠扇葉運轉的空隙，注入灰暗色調的空間，浮現成地面上來回流轉的片狀光影，除去阿順，還有三位師傅在此工作，他們正在擦拭船身汙漬，話題圍繞在午餐要吃牛肉麵還是排骨，一陣歡鬧欣喜討論後，便各自安靜下來。三人中最為資深的師傅，是目前 37 歲的段先生，他已在此打拼近 10 年，其餘兩人都是 20 歲左右，經歷未滿半年的新學徒，他說大家都是剛好居住在八里，各自認識阿順的小舅或兒子，「也不知道何去何從。」

1. 廠內僅有數扇窗子，讓粉塵難以被散出。
2. 調和漿糊，讓層層玻璃纖維能够平整地附著在模具上。
3. 窗戶外頭是暫時堆放的船隻模具與遍地的雜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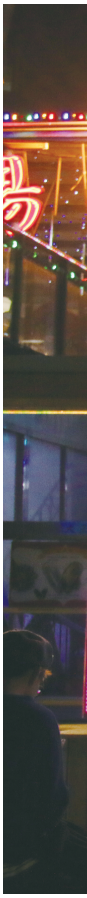
下午 2 點，四人們各自持續完成手頭上的工序，阿順說目前要建造或修理的船隻，已經太多，但師父不好請，加上每艘皆必須手工，只好暫時延宕。2015 年淡水第二漁港成立遊艇碼頭，原先的修船廠被迫移出，他們的工作量也增多。阿順無意間說起自己的興趣，他喜愛雕塑，幾分鐘便可以將木料刻成文昌筆，他還自己出外撿拾了許多廢棄木材，購入造船用不著的機具，只為了打發造船以外的時間。

傍晚 5 點 50 分，有人快步上前關掉廣播，四人將手邊的工序暫告段落，不久後，段先生背上披著外套，一隻手插在口袋中把玩鑰匙，鐵門轉動時，帶動氣流捲起廠內的玻璃纖維碎屑，如同沙塵襲來，他說：「早就習慣了，以前皮膚會長東西，現在已經不會了。」

孔雀蛤的滋味

佘家孔雀蛤大王

文　王恩慰
圖　王恩慰 / 郭沛伶



1. 以辣椒、蒜頭、豆瓣醬、黑醋、九層塔等佐料與孔雀蛤一同料理的招牌孔雀蛤。
2. 佘家孔雀蛤大王店面正面，看板上放著曾被節目採訪的紀念照。

沿著金色水岸往老街的後頭，「佘家孔雀蛤大王」的 LED 燈在夜晚特別明顯。晚餐時間，老闆娘的朋友一家人圍坐圓桌，有說有笑地大啖佳餚，幾個阿姨在餐桌邊揀菜，一位外國客人點了盤招牌孔雀蛤獨自坐在店中一隅。我們跟老闆娘打了招呼，她便與我們回憶起剛嫁來時的景況。

「佘家孔雀蛤大王」的老店在八里，創始人佘餘慶從廣東來到台灣，原本是在淡水以抓螃蟹為生，因為需要更大的空

ニチヤクホンポ
佘 ㄕㄜˊ 家 孔雀蛤大王 RESTAURANT
歡迎光臨
佘家 孔雀蛤 各式熱炒 海鮮料理
佘家美食客人榜
佘家孔雀蛤

間儲放螃蟹，而搬到八里。除了販賣自家海鮮，「佘家」也會幫忙漁民料理他們剛釣到的漁獲，那時的「佘家」連店面都還沒有，上門光顧的大部分都是釣客、漁民與做工的人，因為沒有位子坐，他們就把料理端到路邊享用。

「孔雀蛤」是「佘家」命名的，剛開始將孔雀蛤做成料理時，街坊鄰居都不敢吃，這是大家從來沒看過的東西，但口耳相傳下，為孔雀蛤而來的客人逐漸增加，孔雀蛤成了「佘家」的招牌菜，店面也是在這之後才成形的。而淡水老街的店面則是在八里要建自行車步道時，老闆擔心在關店修整的期間讓客人以為歇業了，所以才選擇搬回淡水開分店。

不僅是孔雀蛤，「佘家」的炒高麗菜、空心菜與其他台菜，以不破壞食物原味的簡單方式料理，受常客喜愛，也成為觀光客來淡水的原因之一。外國客人點盤招牌孔雀蛤、清炒空心菜，配著白飯就能飽餐一頓。採訪當天便遇到一個日本人，每3個月來台灣一次，一待就是一週，每天都到「佘家」報到。直到現在，仍有不少客會帶著孩子來回味自己的童年味。

「他們生意最好的那時候，不是用餐時間，門外客人照樣大排長龍的呢！」隔壁商家說。曾經，有許多美食節目慕名而來，老闆帶著節目主持人體驗抓孔雀蛤，牆上還掛著當時的照片，但現如今，捕不到野生孔雀蛤之後，「佘家」改從紐西蘭進口孔雀蛤。

禁帶外食. 酒. 飲料
(自帶. 外買)酌收一成服務費

1

1. 淡水店面的老闆娘。

老闆娘說：「有熟客覺得進口的冷凍孔雀蛤，不比以往野生的孔雀蛤好吃，但現在已經抓不到野生的了，這我們也沒辦法。」二、三十年前淡水河的污染問題與颱風帶來的泥沙，使孔雀蛤銳減，1996 年的西北颱「賀伯」給了孔雀蛤致命的一擊，土石淹進沿海一帶孔雀蛤的生長地，泥砂掩埋。孔雀蛤的棲地被破壞之後，收穫不僅大不如前，捕到的孔雀蛤都是小小的、死掉的，權衡之下，「佘家」改用紐西蘭養殖、急速冷凍空運來台的孔雀蛤。雖然肉質不如台灣野生種，還是有不少客人來捧場。但生意仍不比從前，老闆娘嘆道：「去年比起以往已經冷清了許多，但還算是經營得下去，今年更是慘澹」儘管如此，老闆娘得空便會到其他餐廳走走，希望有機會傳承給下一代。

晚餐時，我們點了盤孔雀蛤和白飯，吃到一半，老闆娘看著我們一直咬不下殼上的干貝，便上前來一邊用另一片孔雀蛤的殼把干貝剔下來，一邊說：「我看到很多客人，咬著殼咬半天也咬不下來，我就會教他們這樣弄。」即使把手弄髒了，也不在乎。也許就是這麼親切的態度，與對料理的堅持，讓「佘家」至今仍是不少回頭客心中的「家」的原因所在吧。

如今，面臨著原物料上漲的衝擊，加上海鮮餐廳已經不是時下年輕人聚餐首選，當有客人抱怨「怎麼孔雀蛤不如以往好吃」的時候，老闆娘也會想要關店不做了，但每當看見客人們吃得滿足的表情，或得到客人的一句稱許，「佘家」就願意等，等到孔雀蛤復甦的那一天，讓老客人們能再次嘗到記憶中的滋味，也讓錯過了那個滋味的新客有一嘗的機會。

見證歲月

海風餐廳

文 王思慈
圖 林佳穎／郭沛伶／王思慈

坐落於淡水老街的「海風餐廳」，對淡大校友來說，是一個無可取代的共同回憶，每當班上有人領獎學金，就得來這裡吃一頓。這裡，也是許多老一輩的淡水人記憶中的美味，走進樸實又帶有本土味的老店面，坐上鋪著紅色塑料桌布的餐桌，每每光顧都讓人感到心裡暢快。然而，2015 年 12 月，張義雄老闆罹患肺癌，遂在 2016 年過年前，決定關閉經營了 53 年的海風餐廳，讓不少老饕為之惋惜。

現在的「海風」，在重新開張後似乎比以前還要熱鬧。因應小家庭居多的當代，設立了 4 人座，使得年輕族群兩三人進店消費，不覺得尷尬；年紀大的客人，也不用像以往得爬上樓才能入座。老闆不想特別對外發佈「海風」重新開張的消息，只是默默地打開了店門，亮起了招牌。「有很多客人會問：真的是以前的海風嗎？海風不是關了嗎？一來到這裡，看到我，和以前的員工們，就確定了這是海風。」

1

1. 淡江大學中文系呂正惠教授的退休聚餐。

除了炒螃蟹，烏梅汁、芋頭捲、炒麵、鳳梨蝦球和炒蛤仔，也是常客的必點菜。有客人說：「其實海風除了炒螃蟹，其它料理也沒有特別出色的地方，但沒吃就覺得很奇怪。」每逢過年過節，家人團聚於「海風」，圍在圓桌的那一刻，過往每次在這裡的快樂回憶就會湧上心頭；有些客人一提到海風，第一個想到的就是開啤酒配螃蟹，不管有沒有值得慶祝的事、不管是為何聚集在一起，大夥能齊聚一堂，就得喝到放開自己、彼此坦承相對。

週五傍晚走入店內，人聲鼎沸，老闆張志清在店裡忙碌奔波，他關心著員工的工作狀況、檢視每道要上桌的菜，也會關注客人的用餐狀況。「店裡沒人的時候，我就會買個點心，大家坐下來話家常。其他老闆看店裡生意冷清，常會擺張臭臉給員工看，我倒是覺得這樣很好，樂得清閒！」老闆沒有一點架子，只是專注在「海風」的每一個細節，有時忙裡偷閒，坐在店旁窄巷前抽菸，面露倦容，卻仍熱情招呼來往的朋友、客人們。

佇立在老街旁那「海風餐廳」4 個字，熙來攘往的食客，奔走忙碌的員工與老闆，已成了老街日常。當初，老老闆會放下一切，決定關閉「海風」，除了身體因素外，正是因為要經營餐廳需要看顧的東西太多，時間、精神都得放在餐廳上，他不希望兒女跟自己一樣，沒有工作以外的休閒，犧牲了陪伴家人的時間，所以身體不支時果決關店。

「我那時會想要重開這間店，是希望我媽能有個紓解情緒的地方。」當年父親的倒下與「海風」的關閉，母親頓時失去兩個生命中的依靠，老闆不忍心看母親終日坐在關閉的「海風」裡傷心，於是為了就近照顧母親，也想讓母親能有

個分心的所在，才在 2016 年，接下重啓海風的責任。「有很多人想租這間房子，一直來問我媽，但有一天，她突然跟我說：『房子你拿去用，不論你做什麼事業，我就是不打算租出去了。』今天如果說做別的生意，我就會沒時間照顧她，所以我跟她說，今天我要開店，我就只做『海風』。她其實很高興我接下『海風』。」老闆在談到母親的時候，眼神流露出溫柔。這是為什麼老闆一心一意想守住「海風」這塊招牌的原因吧！讓「海風」在淡水人的記憶中始終保持著父親經營時的好味道，也讓母親的心有所寄託。而如果有朝一日，「海風」仍需結束營業，我相信，它也能存於淡水人的回憶中。

1. 增設座位的一樓，兩人座與四人座使小家庭與散客也能吃得很舒適。
2. 招牌菜炒螃蟹。
3. 進店之後就能就能看到廚房，菜都是現點現做的。
4. 外觀改變了許多的海風餐廳。

待揚竿的海上時光

娛樂海釣船

文　郭沛伶
圖　郭沛伶

冬日將至，日出也晚了，凌晨5點30分，微黃的路燈在浮動碼頭旁照著，有艘海釣船在夜幕中亮起了燈。退潮之際，碼頭也顯得比平常低一些，四個釣客在船上各占一個角落，坐在他們裝滿冰塊的小釣箱上綁著釣線，準備待會會用到的工具。船長看著手機上各國衛星觀測流水的 app，跟我和另外兩個釣友說到，今天東風大，水流會比較急一點，魚可能比較「不會咬」。6點整，大夥一塊

從漁港出航，朝霞在福容飯店後淡淡地散開，我們在港外邊，看著太陽從大屯山稜緣升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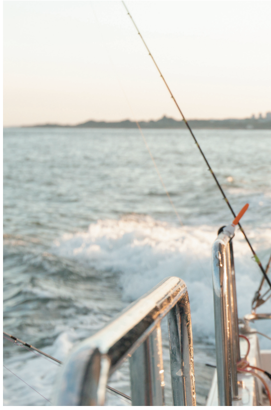
目前在漁人碼頭，除了舢舨與中小型漁船，有在進行著一定的捕撈作業，近年來更多是用來停泊遊艇與海釣船。大部分船隻都是私人的，只有少數在經營遊艇派對或是載客海釣。能夠載客釣魚的，都是漁船兼營娛樂漁船，只要為乘客保險和在出海時將乘客身分證件呈交給海巡署，便可出海。

經營這艘「飛狼家族」的船長，大家都叫他「士官長」，在當兵時就喜歡到處釣魚，後來朋友介紹來淡水海釣，自己便買下一艘小船，直到3年前才開始經營娛樂漁船。淡水實際載客釣漁的只有四艘，分別是「銘豐號」、「金生漁號」、「快樂公主號」及「飛狼家族」，大部分也都跟「士官長」一樣，因為興趣而經營載客海釣。「士官長」說：「淡水這邊就是夏天怕西南風，冬天怕東北風，一年365天，能出去一百趟就不錯了，基隆那邊最少兩百趟。」同時，在淡水這一帶釣漁通常不會離岸太遠，最遠大約僅3浬，15分鐘的航程就可以到達釣點，所需裝備也較少，這也是「士官長」在各地海釣後，最終選擇留在淡水的原因。

1.2015年隆宜造船廠租約到期後，遷出漁港第三泊區，轉而建設遊艇碼頭，現多停泊不具漁船籍的遊艇，漁船須自行到它地修理船隻。
2. 船長藉由儀錶衛星定位與海底偵測，尋找釣點及告知釣客海深。
3. 清晨時，釣客們便已準備好釣具，等待適當的流水出航。
4. 釣客們在船長更換釣點後，重新放線。

「士官長」其實不是淡水人，前來的釣客也來自各地，個個在大半夜就從林口、基隆、台北開車過來。一船熱愛海釣的男人，有時勾上條大鮸魚笑得合不攏嘴；有時鉤子「掛底」，大隻的小卷、活蝦就送給海底的魚兒；有時又拿著釣竿站著，癡癡的等待釣桿頭的「老鼠尾」的動靜。他們有的人互不認識，有些是以前就一直乘著這艘船出海去，包了整個月的假日班底。看著對方釣不到這季節洄游的肥美鮸魚時，就互相揶揄著說「那個是輪到頭殼晃到了嗎？」、「不要想不開跳下去！」釣的好時又說「唉呀！給你一隻生仔丁啦！」那是釣魚人不太喜歡的魚，味道比較腥。一路上大家有說有笑，即使沒釣上條魚，出海後從船上望回岸邊，山巒和高樓亦伴著朝陽。

在離岸遠一點處，有時會看見一些其他的海釣船，或是漁船。「現在作業範圍差不多了，他們網不到什麼魚，我們也釣不到什麼魚，現在就是休閒，讓客人釣得整個冰箱滿滿的，機會不大」。「士官長」有點無奈的說，回想起以前出海，常是滿載而歸，自從台北港建成後，水流改變，許多漁礁被泥沙掩蓋，使得現在必須常常更換釣點找魚群。此外，有時遇到那些平常會在較遠處作業的漁船下網，也無法釣魚，因為漁業署並沒有強制網具類漁民作業必須到3海浬外作業，多數漁會都是自發性發布禁令。雖然淡水外海這一帶做了四區的人工魚礁，有由台電電線杆做成的「電桿礁」，也有「鋼鐵礁」、「水泥礁」，人工魚礁所創造出經濟價值甚至比天然魚礁高



出許多，但漁業整體收獲下降，開始有漁民會在魚礁上非法下網，即使淡水漁會長期與娛樂船合作，潛入魚礁中清理纏繞的廢網，但由於無法監控船隻，只能請非網具類的漁民協助，通報違規進入禁漁區作業的漁船，而通報後難免互相交惡，效果並不彰。

中午 12 點 30 分，風浪緩了些，但魚群也都不太咬餌了，船駛進港後慢慢緩下，海巡署的人員將大家的證件送來，坐前面的釣客熟練地拿網子伸到岸上去接。船停回浮動碼頭後，便有其他不載客的海釣漁船來問，今天收穫如何，通常這時候就算收穫好，船長們也會輕描淡寫的帶過，一不小心透露出來，同個釣點便會有幾十台的海釣船圍捕。不過今天收獲不如預期，鯧魚釣得少，還有人「貢龜」。淡水夏天釣石斑，冬天捉鯧魚，大家這天個別只釣到了 6、7 條魚，不過都是家人們口中的「好魚」。「士官長」臨時問起，明天流水好，要再開一船，大家來不來？

1. 從淡水河出海處望回岸邊，大屯山與沙崙的建築在朝霞下映成了剪影。
2. 這天流水急，釣客都用腥味較重的小卷作餌，釣到的第一條魚，雖然是「生仔丁」也讓大夥樂得不行！
3. 把餌從釣到的魚口中取出後，再隨釣線沉入水中，等待下一隻魚上鉤。

結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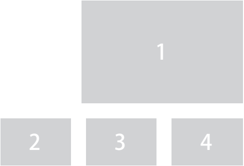
文 郭沛伶

世人對於過去總是嚮往，在淡水，人們對「水」的記憶，曾是漁家孩子下學後，在岸邊戲水，順便為晚餐加菜；是捕撈鰻苗一夜致富；是漁民在岸旁吆喝買賣；是那鹹淡交界、具生命力的魚場。純樸的生活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成為回憶的一部分，除了上游水庫建造影響下游水流、含沙量，過去接管率低落時，家庭與工業廢水直接排放河川，更造成生態浩劫。如今，淡水河雖已不再惡臭，但逝去的光景也僅能在相片中回首。漁民們無法透過自身行動改變現況，討海人家只能乘著水流，懷持與河海難捨的情感，盼望著再豐收的一日。

那些乘著漁貨豐盛興起的海鮮餐廳，除了漁人碼頭一帶靠著觀光人潮持續經營的店家，也多已漸漸地從街上消失，但「佘家」、「海風」堅持傳承上一代的味道，伴著食客乘載過往歲月。而修、造船廠亦在產業轉型下，逐步淡出歷史舞台，留下零星幾間船廠，延續前人的軌跡經營。近年來，在政策導向下，漁港逐漸步向觀光化，娛樂漁船透過載客活動，嘗試將淡水的漁業血脈，流向另一片天地。

轉往三芝方向走，靠海處有魚蝦、九孔養殖場，山間小路中亦孕育著溪水灌溉的養殖地。但隨著北部山區氣溫漸高，加上種苗基因問題，溪水養殖場逐漸淡出。不論在海上生活，或於陸上養殖，漁業總必須承擔環境影響所造成的風險，時至今日，又有多少能單純地與自然共生共存？

漁業之於淡水人，曾經是生命的出路，也是與在地直接、純粹的連結。在漁民潮汐規律的日常裡，我們透過這個世代的眼睛，凝視與見證落日餘暉中，漁民的新生與舊夢。



1. 孩子興奮地看著海鮮餐廳內的活水產，其中卻幾乎全由基隆批發而來，鮮少產自淡水
2. 在淡水郊區養殖大閘蟹，撥弄著池中蔓生的水草，恬靜度過一天。
3. 漁工在收工後，赤裸著上身看著我們。究竟是他們獨居異鄉生活不易，又或是我們的價值觀被教化的太過複雜？
4. 也許，有人便是為了一睹無法在淡水河看見的日出，才乘浪出海。

二樓的老靈魂

河邊春夢

文 林佳穎
圖 林佳穎/柯沛伶/李品賢
繪 王思慰

雨後老街上，人聲漸漸稀少下去了，秋風鑽過樹葉帶起颯颯聲，穿進老公寓的二樓，散溢在各處，輕輕拂進每一個人的夢裡。

若不注意，很難察覺到臨河處，竟有一間二樓老公寓藏著許多人的夢。公寓旁通往二樓的階梯窄小，僅能容一人通過，樓梯間亮黃燈光明亮卻不刺眼，推開木製門板，彷彿跌進了異於這個時代的空間，這裡少了其他酒吧的紛擾嘈雜，多了一份安適與閑靜。

年約 40 歲的老闆 Jimmy，站在店內老舊沙發旁，頭戴著深灰圓頂帽，臉上掛著圓形黑框眼鏡，如同 60 年代的老派紳士，泡了壺烏龍茶後，用他低沉中帶有些沙啞的聲音，回憶起從前的從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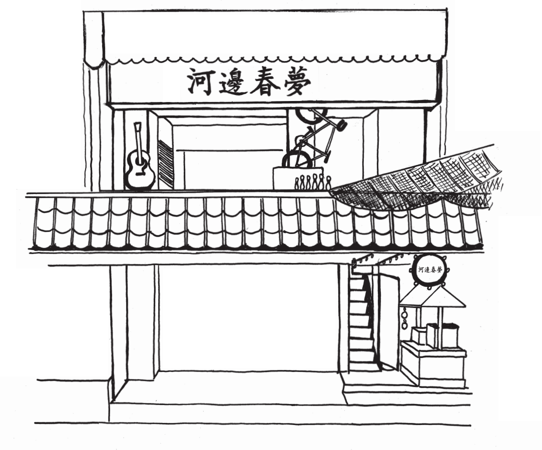
噗通一聲，清涼的河水浸滿全身，小時候跟著一群玩伴，

WEISSBIER
TRANSISTOR IPA
小滿
立夏
大暑
小暑
清明
大寒
穀雨
雨水
立秋
立冬
白露
小寒
小雪
春分
Heineken
BREWERY FRESH DRAUGHT

從自家在河邊經營的商店後方的蜿蜒小路，一路奔進淡水河裡，那是炎炎夏日裡最奢侈也是最便宜的享受。Jimmy大學畢業後離開淡水，在臺北租了間房開始廣告設計相關工作，由於台北快速的生活步調，兩三年後他便搬回自己最熟悉的地方，開始了台北與淡水的通勤生活。在淡水河及觀音山的懷抱中成長的他，說起淡水，深深地眷戀從他眼神及言辭中緩緩溢出，這同時也是他選擇在淡水開店的契機。

夜漸深，秋雨下的更急了。

在職場打滾一陣子後，Jimmy想要尋找一個空間沈澱自己心中的靈魂，他花了兩年的時間尋遍淡水的老屋，最終在有山有河的此處歇腳。最初，與夥伴一同從構思、設計到裝潢，將老公寓注入「老派、幽默、次文化」的元素。從二樓陽台向觀音山望去，遠方清淺的霧氣漸漸圍繞在山頭，一縷青煙如幻如夢。若天氣好些時，配著橙黃夕陽及粼粼波光，啜飲著精釀啤酒，微醺酒意，使得眼前景色更加飄渺虛幻，春夢也許就是這個樣子！如此閒適慵懶地勾起他記憶中30年代的老歌「河邊春夢」，這也是店名的起源。



1. 吧台後的 Jimmy 神情專注的工作著。
2. 由二樓陽台望去，觀音山及淡水河映入眼簾。

「河邊春夢」的空間內有著許多未知及可能性，曾經作為藝術及攝影的展覽場，也曾是人潮擁擠的戲院，更是舊貨買賣市集。Jimmy 期望將酒吧變成在地交流空間，成為藝術與文化工作者與淡水在地人的互動平台。年初首次舉辦了以春夢為名的「春夢季」，透過服裝設計師及肢體表演者的合作，以及與客人的互動，摩擦出新奇絢爛的火花。在不同領域結合下，產生新的文化碰撞與連結，為二樓的老公寓賦予了新鮮的意義及生命力。

有心事的人來到這，可以稍稍喘息。開過茶藝館的七十歲阿公，獨居淡水二十多年了，白天搭著捷運去台北找朋友喝酒，半夜時回到淡水，隨著燈光緩慢的走上二樓，推開大門，點了一杯酒後，坐下來跟 Jimmy 聊起自己一生的故事。大部分的時間，Jimmy 都默默聽著阿公敘述過往的經歷與回憶，講到激動處，阿公默默拭去幾滴淚水。夜深後 Jimmy 陪伴阿公一步步走下樓梯，在淡水夜色裡目送他離去。阿公搬離淡水前，邀請他到家裡挑選幾件古董當作店內擺設，阿公的古董茶几與那件墨綠色格紋西裝外套，至今仍在店內好好擺放著，述說著一段忘年之交的情誼。

在這裡，不知不覺間，任何感覺都會變得更強烈些。

我在半開放式的陽台，聽見後方矮桌旁的兩位女人的聲音，她們滔滔談論著登山及攀岩；左邊還有一位在職場工作多年的劇團導演，與一位二十初歲的導演分享著人生的困境，及如何成就夢想；更旁邊的

SMOKY PIGHEADSKIN BEER
TWO BEER OR NOT TWO BE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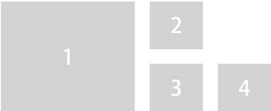
男孩，坐在搖椅上，望向遠方觀音山頭若有所思，搖搖晃晃，晃晃搖搖；幾位大叔還時不時從室內走向陽台點起煙，多了煙，多了一份暗自悠悠的愁思。在陽台上，欣喜也好，寂寞惆悵也罷，人和空間渾然相依，相互撫慰。

半身女性人形裸體模特兒，從陽台桌上兀自望向人煙稀少的老街，靜靜陪伴與聆聽每一段惆悵失意的故事，高腳木椅旁搖搖晃晃的外婆搖椅，及牆上水泥剝落後露出的淡青色拼接磁磚，將記憶推回好幾十年前，另一面用徵才廣告的老舊報紙貼滿整面牆壁，泛黃但不殘破，旁邊低頭站立的烘髮機上頭殘存一抹薄薄灰塵，機身鐵片上的鐵鏽，更像是前世紀的遺留，纏繞古典吉他不斷閃爍的小燈泡與人體解剖圖則依靠在角落，剪裁保守的深墨綠色格紋西裝外套與帶有流蘇的皮革包掛在燭台的燈泡後方，小巧精緻的日本藝妓玩偶，穿著紅色和服站在低矮茶几旁，老舊皮箱上散落著松果及枯黃落葉，一旁放置著老闆收藏的黑膠唱片。老物古董安坐各處卻不顯突兀，每件物品似乎自有他們存在的意義。

鵝黃溫暖的吊燈，靜靜照亮每一處黑暗的角落，我默默地祝福每一個來到此處的人，都在河邊二樓老公寓的角落裡，成全屬於他們自己的夢。

河邊春夢

新北市淡水區公明街 56 巷 10 號 2 樓
+886-9-5317-0240
平日 18:00-24:00
假日 15:00-2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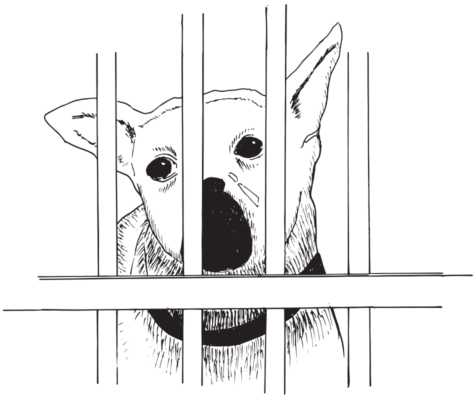


1. 室內一隅，老物各自安放，不顯突兀。
2. 微微紅燈點綴昏暗夜色。
3. 每隻啤酒的酒標都各具特色。
4. 木製門板散發一股懷舊氣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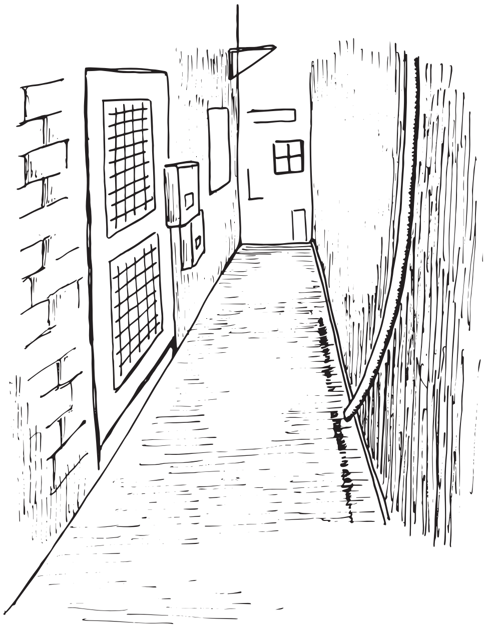
暗巷聲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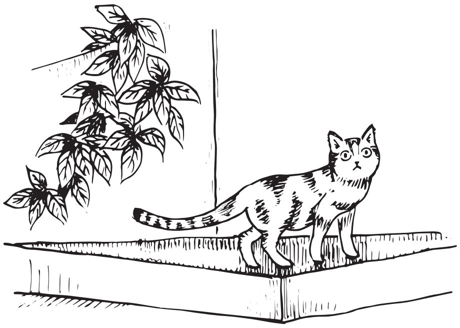
清水街 186 號裡的小路

文　李品賢
圖　李品賢
繪　王思慰



清水街「陳永隆」街屋旁，有一條可以直通中山路的暗巷。暗巷深藏於數棟公寓之中，巷口的女兒牆後方是住戶停靠的機車，亭午之時，吊燈依然溢出暗褐色的光，地面上留有從未蔭乾的積水，一旁早已被踏平的排泄物，或許為前一晚犬類游移所遺留，巷弄間時時充塞潮濕與穢物混雜而成的氣味，迎面偶遇時，總有一人得側身讓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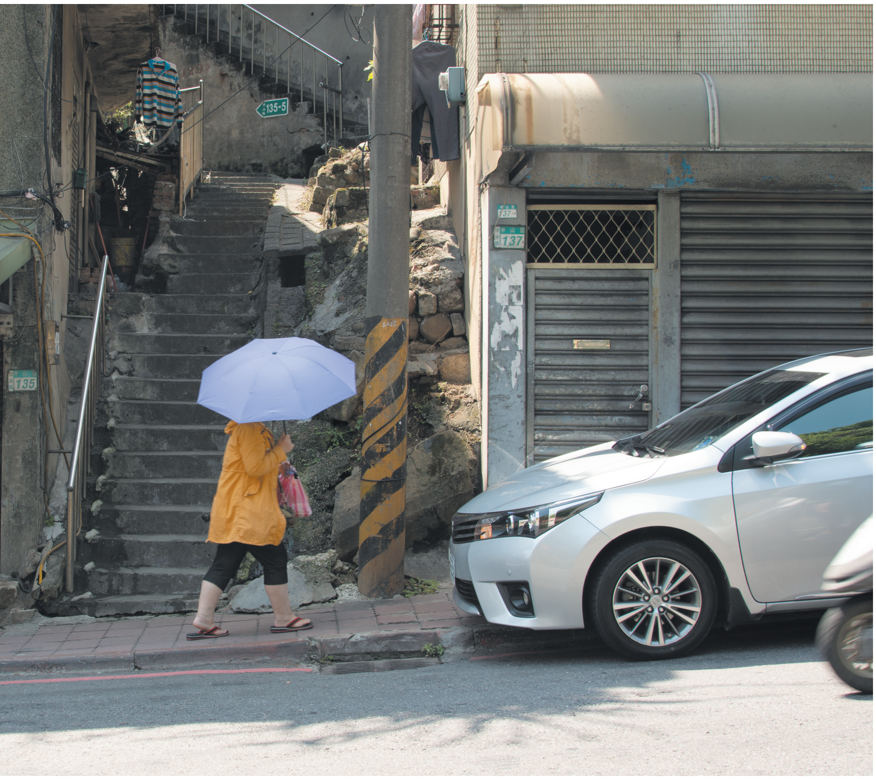




早晨時，老人攙扶拐杖出外散步與買菜，晚上7點多，垃圾車經過清水街，正好是小孩放學後的洗澡時刻，經常可聽見小孩不願吹頭髮的抗拒聲，不久，小孩便赤膊衝破家門。

深夜時，巷尾沒有上鎖的鐵紅色柵門，犬類潛伏於門後，向爬上階梯的人吠叫，凌晨3點，道路清掃車開過中山路，發出刷刷刷的規律響聲，此時街貓正攀爬於屋簷邊緣，無視幽暗，與我相互凝望。

1. 中山路正三號打鐵舖一旁，有一條可以通往清水街的秘境。
2. 死巷中，有一間被樹木攀藤的紅磚屋。
3. 位在轉彎處的地基主小祠。
4. 被房舍夾起的小徑。



我們所不知道的那條溪

下圭柔山溪下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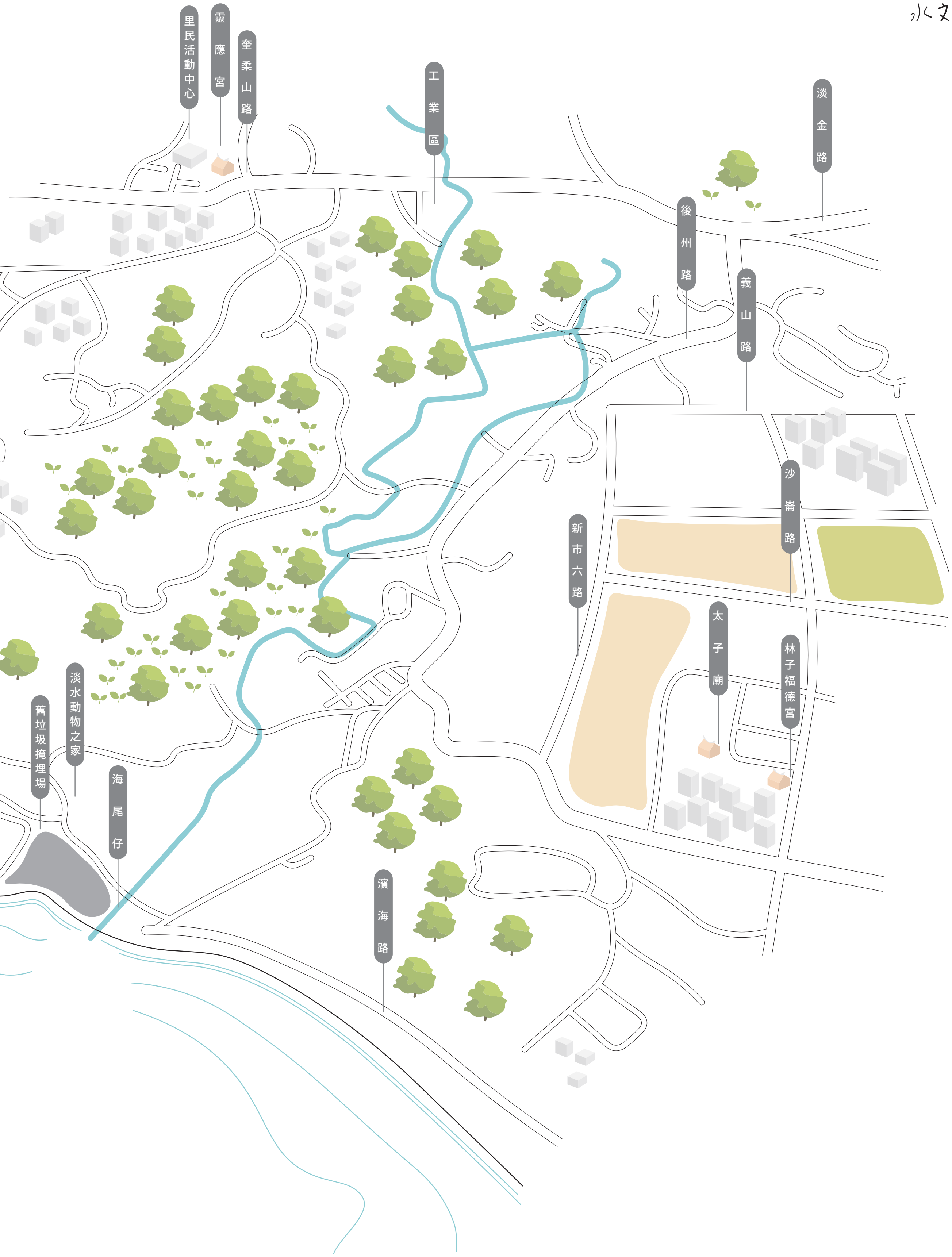
文 金怡君
圖 金怡君/ 岑英珩
繪 李品賢

下圭柔山溪，為大屯火山群匯散溪流之一，集水區面積大約為 15 平方公里，規模僅次於公司田溪，義山里和忠山里為主要流經範圍。源頭位於三芝區興華里一家名為「北新莊山產城」的餐廳旁，根據餐廳老闆的口述，源頭似乎是地下泉水冒出地面。此溪夾雜於奎柔山路與行忠路之間，流經橋子林、古聖廟行忠堂、椿子林、番子厝，過了淡金路三段即是下游，流過田寮，從海尾子注入臺灣海峽。

步入行忠路的一條小巷，一大片農田及小戶人家盡收眼底。中游的下圭柔山溪穿越一座小橋，恰好有一對兄弟正在釣魚，他們的妹妹正在一旁整理菜園。整桶滿滿的鮮魚即是他們的戰果，其中有銀白色的溪哥魚，還有譽為「溪流精靈」的苦花魚，也稱為石斑魚，它們時常出現在水質較為清澈的上、中游處，肉質鮮美且深受溪釣者的歡迎。從小喜歡接觸大自然的一家，尊敬著大地之母，並懷著感恩的心接收大自然給予的一切。

偌大的下圭柔山溪，來到了下游，卻幾乎無人知曉其名。根據新北市汙水下水道地理資訊系統，淡海一期範圍裡，有著細小藍點組成的排水線路，代表著此區接受完好的汙水管理，一部分的公司田溪也包含在內。然而，圖中的下圭柔山溪則一片空白，毫無任何藍點，可想無人接管此地汙水處理之事務。廢水或許就這樣被排放到了這條溪，也沒有居民會想在此溪釣魚吧。

鄰近海尾仔出海口，看到了招牌標示著「金色水岸自行車道」，但在人們騎著自行車觀賞夕陽的同時，是否會發現海的另一邊——垃圾掩埋場的存在？


里民活動中心
靈應宮
奎柔山路
工業區
淡金路
後州路
義山路
沙崙路
新市六路
太子廟
林子福德宮
淡水動物之家
舊垃圾掩埋場
海尾仔
濱海路

1964年啓用的淡水區垃圾掩埋場，2001年關閉，2015年，因為二期開發計劃，進行「遷移垃圾掩埋場工程」招標作業。根據垃圾場管理人表示，此處現在並沒有進行垃圾掩埋，只是暫時堆積垃圾的「中繼站」，白天運送垃圾至此地暫放，夜晚則有政府垃圾車來將垃圾運送至八里傾倒。鄰近垃圾場的淡水動物之家，可在地圖上看到它的所在地，但地圖上卻並未標注垃圾場的位置，而進入垃圾場的入口，也出現「此路不通」的路牌。如今，出海口旁的海灘，顏色些許髒黑，也依然可看到寶特瓶、飲料鐵鋁罐、零食袋、疑似烤肉完忘記帶走的鐵夾還有黑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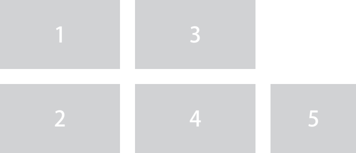
垃圾堆積在海岸邊的小山丘上，裸露在外的垃圾，極易掉落至海裡，造成生態污染，2017年環保局沿著岸邊建立一道防波海堤，以生態工法擷取岸邊的石頭，外層以網包覆，堆砌成一座高牆，防止海浪侵蝕而讓垃圾沖進大海。

2017年，綠蠵龜慘死於海尾仔沙灘上，震驚淡水居民與環保團體，他們強烈抗議尚未遷移的掩埋場，使珍貴的保育類生物遭受如此下場。然而，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的陳怡峻教授表示，當時送至這裡解剖的綠蠵龜屍體已長時間腐爛，沒有了頭部，內臟也被掏空，因此檢查不出真正死因，也有從其他地方漂流過來的可能。

2006年，一期開發區的住宅區空屋率極高，過半土地閒置，淡海二期開發計畫因此終止。2012年，計畫重啓，開發區包含了淡金公路以西的義山里，及台2乙線以東的埤島里、北投里、學府里。二期第一開發區與第二開發區

佔地大約1170公頃，九成為私有地，其中有300公頃為農田，農民因不願土地被徵收、迫遷，也質疑開發的必要性，於是組成了「淡海二期反徵收自救聯盟」，至環保署陳情，此案則進入二階環評。

奎柔山路和行忠路旁，許多土地持續務農，並未休耕，灌溉這些田的用水，即是下圭柔山溪中遊，透過田邊的人工渠道將水引入，方便村民取用。自清朝乾嘉年間修建至今的水田灌溉系統，仍保有其灌溉機能。下圭柔山溪上、中游的溪水，同時引灌中洲子圳和水汴頭圳，依照農田位置和面積大小，分成些許渠道，溪水依循溝道各自流入農田。渠道有延緩水流速度及控制水流量的功能，若遭遇豪雨或颱風，還可關閉水閘門來控制，防止淹水。開發計畫一旦通過且執行，部分農地將被一一徵收，水圳系統也會不復存在。未來的海尾仔，將有可能成為濱海工業區。然而對環境生態來說，又真的是前進的方向嗎？



1. 下圭柔山溪，隱身於鮮為人知的山林裡。
2. 嚮往大自然的溪釣者。
3. 田邊的灌溉系統，未來是否依然存在？
4. 遠方的垃圾掩埋場佇立於海岸邊
5. 垃圾掩埋場入口出現「此路不通」的招牌。

崎仔頂上的聖光

法蒂瑪天主堂

文 陳洺瑜
圖 陳洺瑜 / 李品賢
繪 陳彥銓

坐著公車行經中山路時，會注意到路上有一棟高樓，聳立在山崗上，它與路上一幢幢現代的商店與民宅，形成迥然不同的對比，再靠近一點，可以看到藍色招牌上寫著「法蒂瑪天主堂」。每次經過，目光總會被它吸引，在聖誕節前後，還可以看到上頭掛滿了閃爍的霓虹燈泡，彷彿這一棟寂靜的建築會在夜晚甦醒，甚至活絡起來，但平時，它只是靜靜地站立在山崗上俯瞰著淡水。

走上曲折的樓梯，抬頭，可以看到牆上斗大的「聖母堂」三字，走進堂內，兩排木椅整齊地排列在眼前，教友們相互噓寒問暖，聊著最近所發生的事，而剛來到的信徒，用手沾了聖水，跪下來，觸摸頭頂以及左右肩膀後，便馬上入座，並且跪在凳上念誦著聖經。再往前走，聖母像便高掛在牆上，溫暖的黃光投射在聖母的臉上，使聖母看起來更加地端莊祥和，我趕緊的也找了一個位子坐下，神父與其他神職人員們一一進入教堂，開始

淡水法蒂瑪聖母朝聖地
重 建 募 款

因而獲得保障。我們同聲祈禱。
【答】：上主啊，上主啊，求祢垂憐
國民家成信
世迷羊共

一連串的禱告儀式。在一般禱告結束後，有一個特殊的禱告儀式——「聖母堂重建禱文」，大致上是在為聖母堂的重建而祈禱，期望有一天，聖母堂能夠成為一座更大更好的教堂。

1997 年馬世光神父開始計劃且推廣聖母堂整建的募款活動，後來接任聖母堂的神父，也都積極推廣著它的整建。聖母堂的整建受到了廣大教友的支持，除了本堂教友的捐款之外，每每來聖母堂朝聖的信徒，也會捐贈許多資金；2008 年羅達義神父來到天主堂擔任神父後，他將聖母堂的整建計畫擴大，希望能為聖母堂的整建募集 2 億元的資金；天主堂更為此成立了整建小組，負責向堂外募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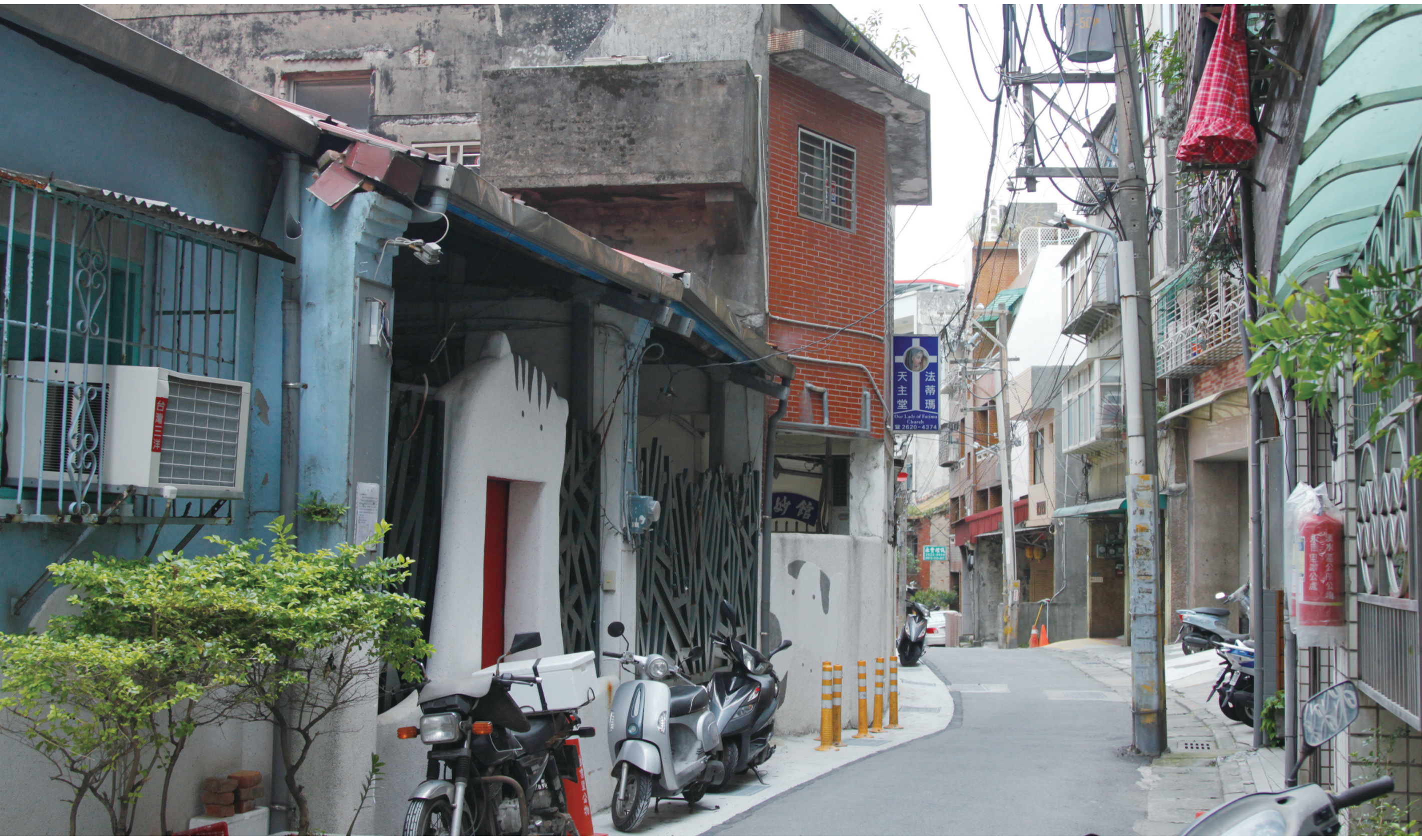
1. 從聖母堂二樓俯瞰，中山路的車流川流不息。
2. 彌撒時，由窗外看進教堂，信徒虔誠的禱告著。
3. 座位上的信徒，隨著司儀的指令，站著完成彌撒儀式。
4. 石教堂外的牆上懸掛著紅布條，希望大家能捐款幫助聖母堂的重建。

馬神父一開始提出的整建，起源於舊教堂神父樓的部分老舊，確實需要整修，後來教友們認為新教堂也需要整修，因此新教堂也被納入教堂整建的一部分。2008 年時，教會曾經舉辦過教堂整建或重建的投票，當時的教友都認為重建花費過高，因此有超過半數的人支持教堂整建。但在 2017 年年底時，教會又再一次的舉辦聖母堂的重建或整建的投票，此次，重建方以 130:29 壓倒性的票數取勝於整建方，預計將新舊教堂一併拆除，改建成數丈樓高的新教堂，同時在其旁邊新建「行政活動中心」，以做為日後辦公室、圖書館、宿舍等等的用途。

2018 年 1 月，文化局舉辦了一場有關於法蒂瑪聖母堂的文化資產保存價值的會勘，除了審議委員外，教堂方與文史工作者齊聚於一堂。教堂方以建築結構老舊為由，強調聖母堂應該要重建，聖母堂的事應由自己內部的教友處理；文史工作者則認為聖母堂見證了天主堂在淡水的開枝散葉，是淡水極其重要的文化資產，應該要保留下來。在會勘中，兩方各持有不同的立場，誰也不讓誰，最後會勘在兩派人馬的爭執下不歡而散。

1628 年馬地涅神父隨著西班牙軍隊來到淡水，是第一位來到淡水宣教的傳教士，除了在軍中擔任神父，更致力於對原住民宣教，不過在隔年，因聽聞荷蘭人即將攻打淡水，在搭船前往基隆通報時，不幸發生船難而溺斃。接下來艾斯奇維神父在 1960 年來到淡水，剛來到時便設立了一座簡樸的「玫瑰聖母堂」，他在傳教時運用淡水當地的語言，向原住民傳教，可惜他在前去日本的教會傳播福音時，竟不幸被船上的船員殺害。1642 年荷蘭人攻取北台灣，西班牙人被驅離，在台灣的傳教士也因此被遣送回馬尼拉，天主教在台灣的傳播也暫告段落。

後來清廷在對外戰爭中屢屢戰敗，被迫開港通商，傳教活動也隨之開放。當時最先來到淡水傳教的是何安慈神父，那時的淡水以長老教會最為強盛，由於長老教會的排擠，道明會無法到滬尾街上傳教，只好轉往較為偏僻的興化店傳教，並且設立了傳教所，做為傳教的所在。1903 年林茂財神父接任興化店傳教所神父，但是上任不久，就因為罹病只



能將興化店傳教所關閉，於是借用當時教友畢金桂在公館口的住宅做為暫時的傳教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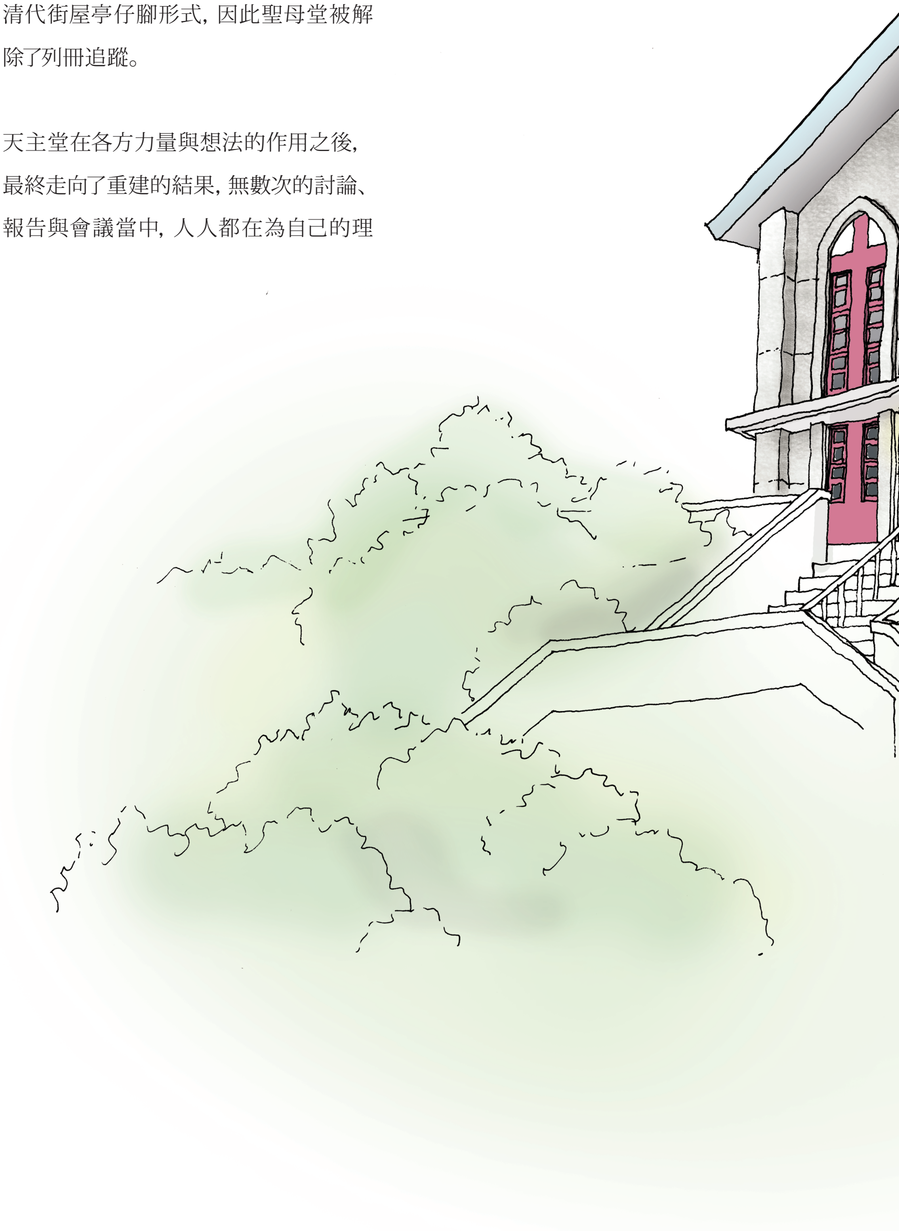
教友畢金桂的住宅暫時成了天主教在淡水的傳教所，直到 1906 年林茂財神父獲得廈門教區主教 800 元的補助，買下現在清水街的厝地，修建成聖堂、道理廳以及神父樓，就這樣一棟簡單的中國式建築，成了當時天主教在淡水的傳教所，神父就在客廳舉辦彌撒，並且傳授著聖經中的道理與意義給當時的信徒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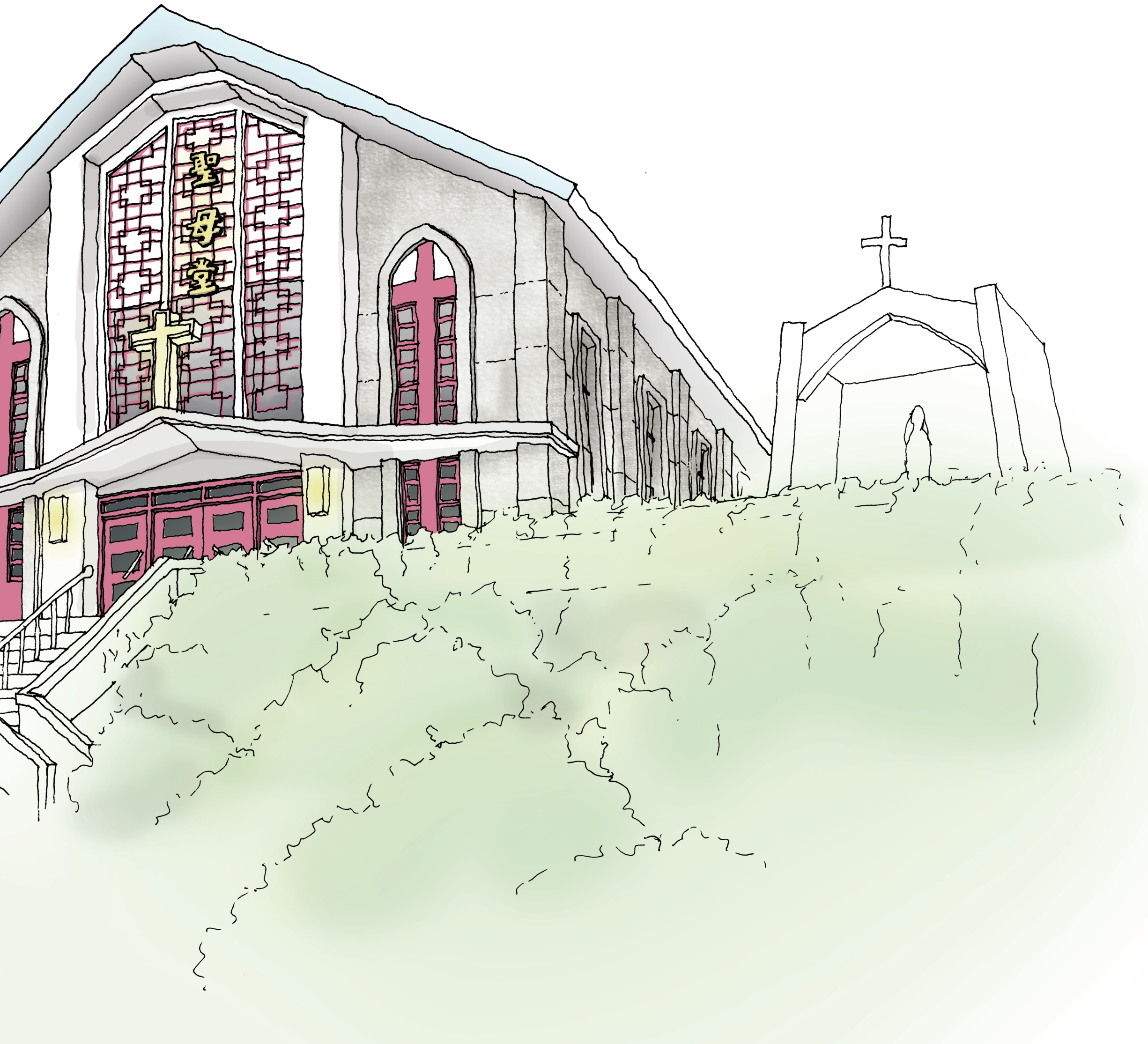
1. 曾經見證過教堂發展的榕樹，現下僅剩棄置一旁的樹塊。
2. 教堂旁放著教友自己種的菜，供經過的人可以自由購買。
3. 舊教堂門口隱身於清水街巷弄之中。
4. 幼稚園遺留下的遊樂設施，如今已成為來教堂彌撒小孩們的遊樂天地。

1950 年 10 月，聖母堂被教區核定為聖母朝聖地，吸引了各個地方的信徒前來朝聖，聖母堂的信徒大量增加，加上教堂老舊，所以教會才在 1961 年決定興建聖母堂，並於隔年完工 。建好的聖母堂依著「崎仔頂」的山勢佇立，看起來就像俯瞰著整個淡水，除了原本舊教堂位於清水街的入口外，為了因應中山路的興起，在中山路也設立了一個路口，使信徒能夠更方便的前來朝聖。

文資會勘過後，文資委員們認為聖母堂具有其文化價值，但基於教堂方的所有人權益，在 2 月初有條件同意聖母堂的重建，而條件是必須將原本舊教堂所擁有清代街屋的歷史紋理，融入新教堂的設計之中，但是經過了四個版本的設計草圖，皆無法讓文資委員們同意重建，便決議將聖母堂列冊追蹤。隨後 11 月的會議，教堂方提出新的設計圖，其中融入了清代街屋亭仔腳形式，因此聖母堂被解除了列冊追蹤。

天主堂在各方力量與想法的作用之後，最終走向了重建的結果，無數次的討論、報告與會議當中，人人都在為自己的理念辯護，試圖影響眾人的選擇，或是抑制另一方，讓教會朝往自己所相信的正確方向，然而對於教堂來說，什麼才會是確當的取捨呢？




聖
母
堂

那年野火般的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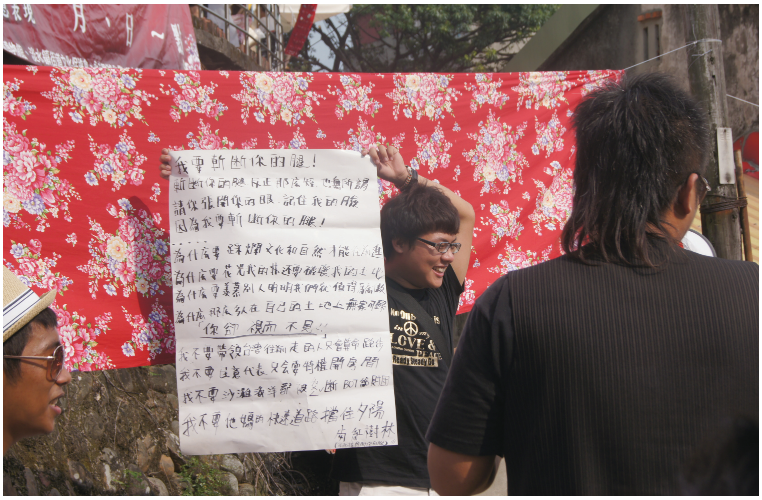
淡水男孩

文　岑英巧
繪　李品賢

2006 年，有一位少年不時抽菸、喝酒、打架、鬧事，從小就是老師眼中問題學生，創辦了台灣青少年表演藝術聯盟（簡稱青藝盟），這個非營利的劇團的少年盟主，就是目前 36 歲的余浩瑋。他曾為青少年舉辦了許多探索生命的活動，其中以歷史最為悠久、規模最為龐大的「花樣年華青少年全國戲劇節」為代表，以戲劇結合社會議題，讓青少年體會世界的不同樣貌，並從中探索自己。2010 年，余浩瑋再創立了一個樂團「淡水男孩」，企圖藉由樂團為社會不平發聲。

樂團以「淡水男孩」命名的原因，主要是團員都住在淡水，且除了團長以外，其它都是年輕的男孩。樂團內的成員隨著時間的前進，也跟著變動著，從一開始五位成員都是男生，到慢慢加入了女生，最後整團只有團長浩瑋一位男性。時至今日，「淡水男孩」也只剩下余浩瑋一個人在經營著。

他說一開始成立樂團其實只是玩票，當時的劇團並沒有足够的資金。余浩瑋看到了國稅局舉辦的電子發票音樂比賽，第一名獎金豐裕，於是就決定去參加比賽了，比賽結果，第一名從缺，「淡水男孩」得了第二名，雖然沒有拿到獎金只得到了一堆獎品。隨後在



我要斬斷你的腿！
斬斷你的腿 反正那麼短 也無所謂
請你張開你的眼 記住我的臉
因為我要斬斷你的腿！
……
為什麼要 踩爛文化和自然 才能往前進
為什麼要花光我的錢 還要破壞我的土地
為什麼要羨慕別人 明明我們就值得驕傲
為什麼那麼多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無家可歸
「你卻視而不見!!」
我不要帶領台灣往前走的人只會算命跑步
我不要民意代表只会要特權開房間
我不要沙灘海洋都被切斷 BOT給財団
我不要他媽的快速道路擋住夕陽
[illegible]紅樹林

反對淡北道的立意下，創作出他認定的第一首歌——〈斬斷你的腿〉

2013 年，余浩瑋與吉他手陳彥竹發起了環島走唱，為哈凱部落發聲。當時的余浩瑋得知了哈凱部落的人民生活正處風災後的重建困境，決定發起這次活動，從蒐集資料，到出發前和哈凱部落的自救會連絡，並親身前往部落拜訪那邊的居民，充份作好事前功課。環島的第一站便到哈凱部落表演，也因為部落內剩下的大多是老人和小孩，儘管大部分的人不知道歌詞的含意，但他們依舊能够感受到淡水男孩表演的熱情，與他們一起搖擺著，稀釋風災後的傷痛。在環島旅途中，該團亦參與了在各地宣揚的廢核行腳晚會。

余浩瑋說，實踐有意義的社會活動並不是那麼的順利，表演時碰到的狀況百出，被台下的觀眾指責歌詞太過偏激，被民眾檢舉太吵，表演的場地也常常在特殊的地方——路邊、騎樓底下、公園、朋友提供的店面等等，但有時候表演結束，觀眾還覺得意猶未竟，甚至介紹之後的演出場地。

1-3. 反核北海岸行腳。
圖片來源：林謙勇

4. 淡水男孩發起環島走唱，為風災後的哈凱部落發聲。
圖片來源：余浩瑋

5-7. 在環保署前，聲援淡海二期自救會。
圖片來源：林謙勇

8. 2011 年重建街市集時，公開唱出反對淡北道興建的想法。
圖片來源：林芳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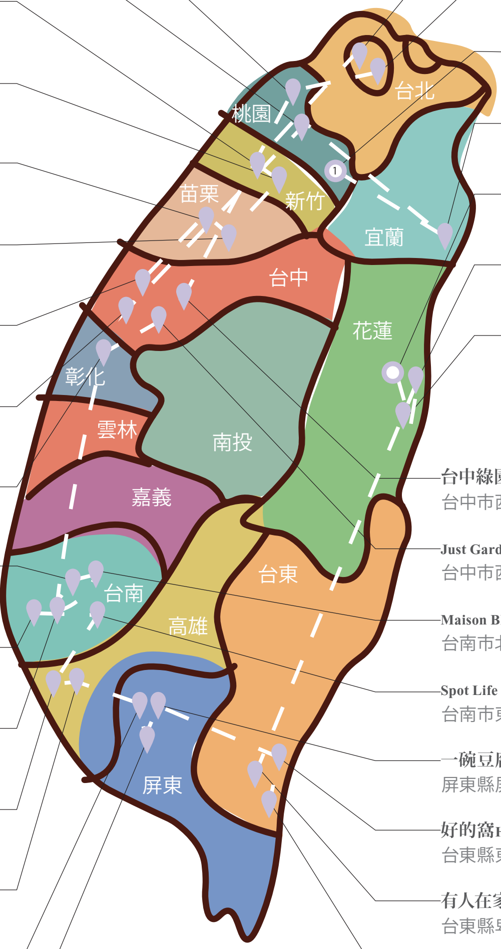
1

1. 巨獸搖滾音樂祭時，淡水男孩的演唱。
圖片來源：高敏薰

2017 年，「淡水男孩」樂團單飛不解散，余浩瑋回歸劇團經營。劇團本身就是余浩瑋的夢想外，過去帶著樂團出現在各種社會運動他，一次次的被警察帶走，像是掉入了無盡的重演，無法真正深根，為社會改變些什麼，他便毅然決定以全心帶領青少年劇團為階段目標。

「這是你最荒謬的時代／一個歌舞昇平的時代／這是你最荒謬的時代／一個歌舞昇平的悲哀」，歌詞出自於一首叫〈中壢李姓客官〉的歌，主要是在批評著現今社會中人們對於社會事件的冷淡，作詞者余浩瑋描述寫歌時的靈感，源自於網路新聞下網友們的留言，歌詞就是那些人們說的話。對於余浩瑋來說，他們的歌曲多傳唱出他人身心的苦難，述說著別人的故事，帶有實驗性與諷刺之餘，或許也傳達出自己的不平。

「你們有參加過社會運動嗎？你們知道什麼叫做社會運動嗎！」余浩瑋認為，參與社運的一些議題，或是遇到了每一群不同的人，它會讓你的價值觀有很大的調整，因為參與過程中的深刻體驗，能夠幫助自己活得更像一個人，一個人應該有的樣子，一個人能從中反思自己的價值觀，甚至進一步選擇跟這個世界相處的方式。對於余浩瑋來說，台灣的教育沒有辦法讓自己有一個正確良善的價值選擇，所以他藉由參與社會運動、樂團表演，將當中所學到、看到的，種種經驗帶回劇團，用劇團實驗與實踐來影響很多青少年，讓他們相信世界仍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提早讓他們有一份盡責任的心，實踐他的信念——用生命影響生命。



中壢觀光夜市
桃園市中壢區新明路

私立至善高級中學
桃園市大溪區康莊路645號

江山藝改所
新竹市東區興達街1號

漁人貓•小食
新竹市東區金山街87號

跳跳家客廳
苗栗縣竹南鎮

頭份建國夜市
苗栗縣頭份市建國路

迴響音樂藝文展演空間Gway
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429號

愛德健身 x ED GYM
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三段310號

彰師大校園
彰化縣彰化市進德路1號

木子民宿
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三段148巷22號

暖暖蛇咖啡館
台南市中西區普濟街53號

廢城PUB
台南市北區公園南路238號

捷運美麗島站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115號

三餘書店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214號

Ho覓藝文實驗研究所
屏東縣屏東市中山路58號

屏東公園
屏東縣屏東市公園路

中正紀念堂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21號

女巫店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56巷7號

哈凱部落
桃園市復興區高義里

宜蘭賣捌所 Urisabakisho
宜蘭縣宜蘭市康樂路38號

日初公社
花蓮縣花蓮市建國路二段536號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花蓮縣花蓮市菁華街2號

東華大學原住民族文化與傳播中心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

台中綠園道
台中市西區公益路68號

Just Garden 居家裝飾
台中市西區公正路220號

Maison Blanche 白色小屋
台南市北區長榮路四段76巷12號

Spot Life 冰淇淋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18巷20號

一碗豆腐
屏東縣屏東市濟南街2之6號

好的窩Homestay
台東縣東河鄉都蘭村17鄰37號

有人在家民宿
台東縣卑南鄉利民路99巷11號

台東鐵花村
台東縣台東市新生路135巷26號

淡水男孩環島走唱路線

時事筆記

淡水當季事件紀實　2018/07-11

巨獸出閘

巨獸搖滾音樂季

岑英巧

十月是怪獸們甦醒的時刻，來自海內外的獨立樂團齊聚殼牌倉庫，參與這場搖滾饗宴。海妖般迷人的聲音盤旋迴盪於歷史建物中，狂野如獅吼般的氣息震懾全場，將會場的氣氛拉抬至最激昂處。台下每個人都高舉著象徵搖滾的手勢，隨著台上的樂手搖擺揮舞，這一晚，搖滾的精神劃破了整個天際，金屬電音宛如巨獸吼叫，叫醒了淡水河，更叫醒了人們內心深處的搖滾靈魂，活動結束後，迷離的電音在樂譜上畫上休止符，人潮慢慢退去，巨獸隨之沉睡，期待來年再次甦醒。

我們的中秋

重建街中秋節一家一菜

李品賢

中秋節當日，重建街上，家戶前頭除了烤肉架，還有另一群人張羅著桌椅、瓦斯桶、鍋具、碗盤，準備著晚上的餐聚，好像是回到往昔，大家站在家門口談天說笑。

阿嬤捧著鐵盤盛著滿滿的菜餚，面容掛上開懷的笑意，背後是午後的溫黃陽光，

穿越時空

西仔反傳說

孔怡雯

在觀潮廣場盛大舉行淡水環境劇場——西仔反傳說，已經邁入第十個年頭。戲一開鑼，女伶婉轉動聽的歌聲，帶著我們穿越到百年前的老淡水，領會祖先們奮力抵抗海盜蔡牽及法國軍隊的侵擾，理解馬偕醫生對淡水人民的友善幫助，以及深植民眾內心的大道公信仰。

庇佑千秋

油車口蘇府王爺廟燒王船

陳品靜

陰雨綿綿的午後，油車口的蘇府王爺廟進行著每年農曆９月９的盛大活動「燒王船」。歌仔戲的酬神節目，和琳瑯滿目的供品，在廟前廣場為儀式揭開序幕。信徒們扛起神轎，跟著安坐在轎上的王爺步行遶境，搖晃的抬轎步伐，與虔誠信眾的熱情相呼應，家家戶戶以竹簍盛

連鐵色都帶著暖暖的色調。他夾了一塊肉，她盛了一碗魚丸湯，大家吃著各戶帶來的飯菜，聊著日常的瑣事，關心各自的生活。

在這當下，月光也回到過去。

夜色漸深，戲已落幕，觀眾紛紛向舞台聚集，尋找剛下戲的親朋好友，向他們精湛的演出致上誠摯的謝意。

裝供品，並插上香支，祈禱王爺保佑。

當主持的道士揮下手中的王旗，火光吞噬王船，餘燼飛舞飄散，讓瘟神疫鬼隨著王船一同離去，也庇佑著土地上的人們。

大蔥餅
加蛋免錢
35
2018淡海輕軌捷運
TRSC Danhai LRT
淡水環境藝術節
TRSC Danhai LRT
淡江大學 紅樹林

老街的盛宴

淡水環境藝術節

王恩愿

陽光和煦的午後，捷運站旁聚集了精心裝扮的男女老少，有些人身上披著白色的大褂，頭頂著鳥喙造型的帽子，踏著高蹺小心翼翼地前進，穿著鑲著金邊的禮服，脖子上戴著一個亮粉色的大蝴蝶結的紳士也隨之在後，各種特色裝扮齊聚一堂。當走在最前面的高蹺人率先邁出腳步時，後面的隊伍開始前進，口號、拍照姿勢齊備，盛裝的表演者手舞足蹈了起來，歡樂嘻笑的聲音充滿了假日的老街。

繁華一種

海關碼頭整修開放

陳治瑜

步入黃昏後的海關碼頭，夜色逐漸昏暗，身旁的燈飾逐漸亮起，一朵朵彩色玫瑰，讓人不自覺的按下快門，遊客們不停的變換姿勢，研究什麼角度，哪個手機功能，能把鏡頭中的自己拍的比燈飾更加耀眼。

鑼鼓喧囂

水碓福德宮遶境

楊凱鈞

農曆八月中秋時節，烽火炮聲在炎熱的正中午響徹淡水大街小巷，水碓福德宮遶境隊伍走過北新路與大忠街，虔誠得隨香信眾跟著神轎回鑾，而神將、舞獅或轎班等各式陣頭也回到殿前演示、敬神。炮聲起落、鑽過轎腳，信眾迎回土地公的聖駕，一年一度的繞境圓滿結束。最後，大家來上一碗福德廟為信徒所準備的冰涼米苔目，一同祈求今年風調雨順、闔家平安。

絢爛的燈火點亮了海關碼頭，宣示著海關碼頭的重啓，坐在一旁河岸，看著河水蕩漾，如同洗滌了身心；一旁的燈飾則吸引了大批拍照的人潮，成為眾人拍照焦點。人潮為碼頭重新注入了活力，更讓海關碼頭成為遊客心目中的熱門景點。

油彩裡的淡水映象

「比肩—陳澄波與好朋友們的淡水旅行」畫展

楊亭驛

悠閒的午後，走進淡水圖書館，隨著陳澄波與他五位朋友的畫作視角，細細回味起淡水小鎮。

陳澄波的畫保留了淡水當年的港岸風情，樸實地描繪出昔日在紅磚屋瓦之間人民的生活。畫裡，船上的煙裊裊升起於寬廣沉靜的河面，河岸邊的屋宇，如錯落在人們心中的回憶一般層層推展。

平衡之道？

輕軌橫跨公司田溪工程

楊亭驛

吊車來回地在路邊穿梭，泥沙飄揚在空氣及河流，抬頭一看，巨大的鋼鐵結構，已跨越公司田溪上頭，原本翠綠的河岸及溪水上，又多了一層層鐵灰。

夜色漸近，輕軌工人離去後，大型機械被安置在橋墩下，等待明日再次啓動。城市發展及環境保護的平衡，終究是人們要面對的問題，而逐漸成形的輕軌，又會將淡水的未來帶到哪裡？

如何支持《淡淡》？

我們是一群關心淡水的大學生，目前透過半年刊《淡淡》來紀錄現下的淡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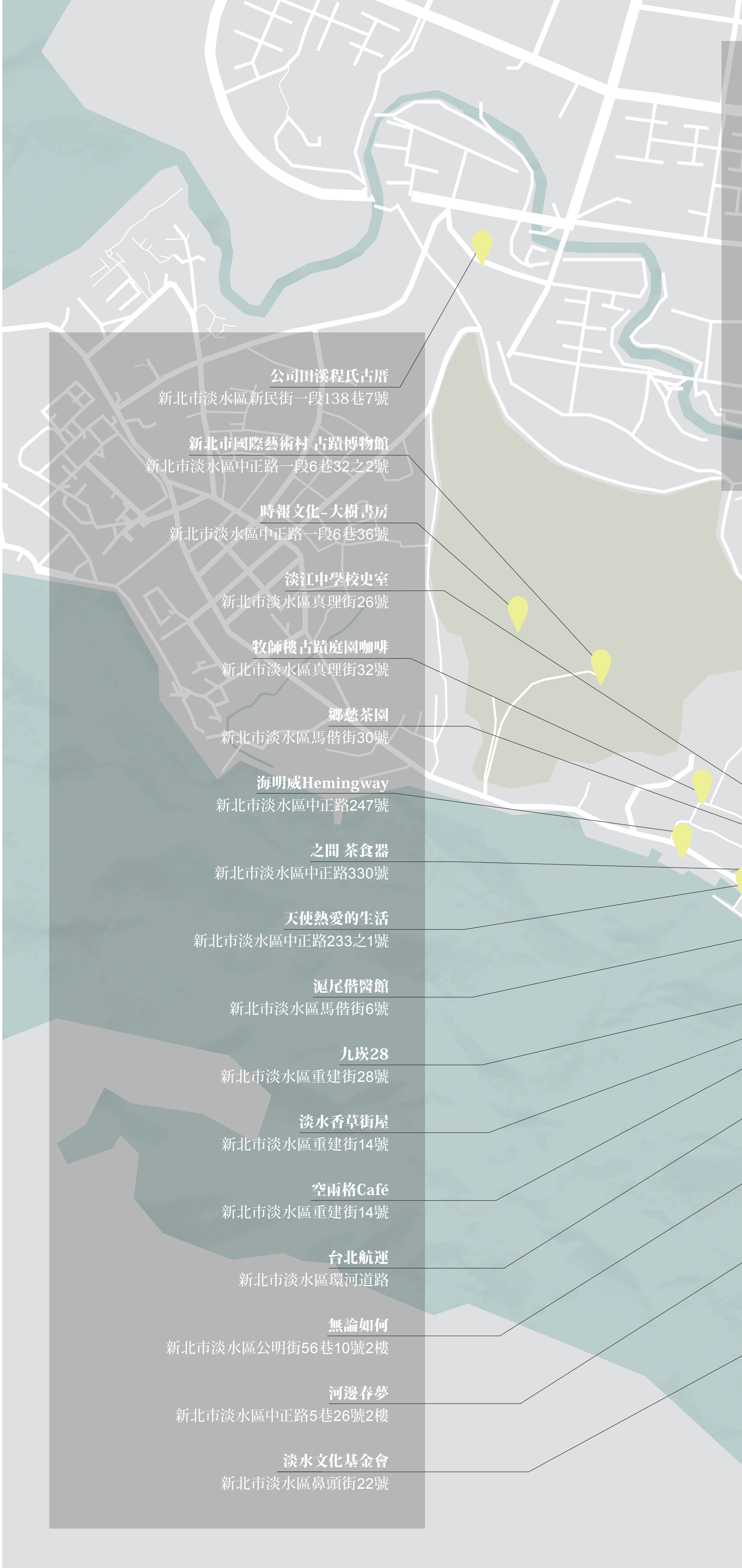
捐款帳號 (700)：
24-4128-5038-8621
戶名：淡江大學田野調查
　　研究室黃文倩

感謝淡江大學中文系及以下老師與學長姊，慷慨贊助印務費用，讓《淡淡》得以持續記錄淡水。

周彥文
黃興隆
吳麗雯
陳秉楠
吳柏勳
徐承立
陳昇輝
林麗安
游琬琪
陳珮雯
郭玟伶
林謙勇
林庭萱

刊物索取地圖

淡淡目前主要索取地點為淡水地區，若有意願協助我們放置索取，歡迎與我們聯繫。



公司田溪程氏古厝
新北市淡水區新民街一段138巷7號

新北市國際藝術村 古蹟博物館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一段6巷32之2號

時報文化-大樹書房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一段6巷36號

淡江中學校史室
新北市淡水區真理街26號

牧師樓古蹟庭園咖啡
新北市淡水區真理街32號

鄉愁茶園
新北市淡水區馬偕街30號

海明威Hemingway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247號

之間 茶食器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330號

天使熱愛的生活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233之1號

滬尾偕醫館
新北市淡水區馬偕街6號

九崁28
新北市淡水區重建街28號

淡水香草街屋
新北市淡水區重建街14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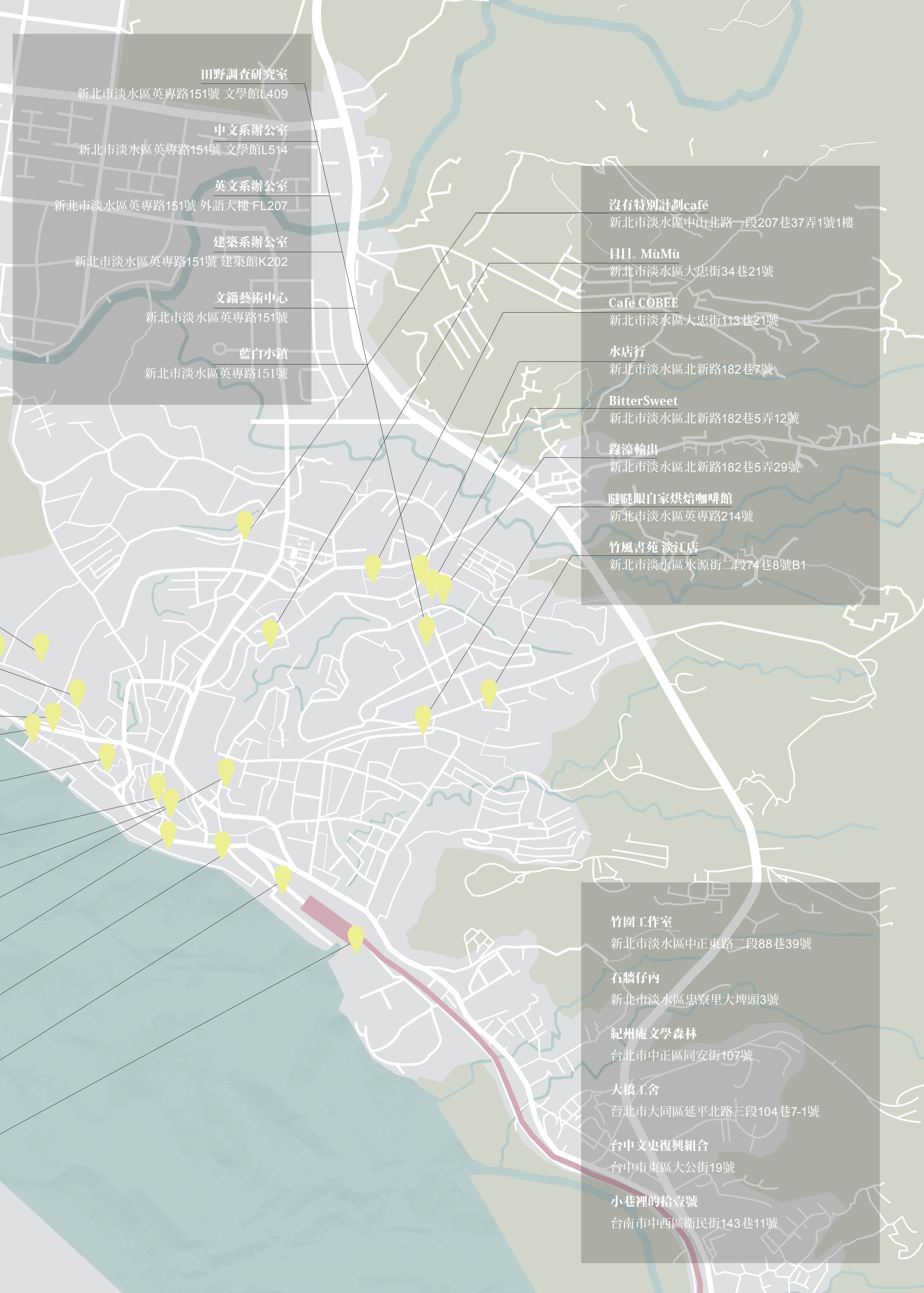
空雨格Café
新北市淡水區重建街14號

台北航運
新北市淡水區環河道路

無論如何
新北市淡水區公明街56巷10號2樓

河邊春夢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5巷26號2樓

淡水文化基金會
新北市淡水區鼻頭街22號



田野調查研究室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文學館L409

中文系辦公室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文學館L514

英文系辦公室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外語大樓 FL207

建築系辦公室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建築館K202

文錙藝術中心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藍白小鎮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沒有特別計劃café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一段207巷37弄1號1樓

目目。MùMù
新北市淡水區大忠街34巷21號

Cafe COBEE
新北市淡水區大忠街113巷21號

水店行
新北市淡水區北新路182巷7號

BitterSweet
新北市淡水區北新路182巷5弄12號

錄濠輸出
新北市淡水區北新路182巷5弄29號

瞇瞇眼自家烘焙咖啡館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214號

竹風書苑 淡江店
新北市淡水區水源街二段74巷8號B1

竹圍工作室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88巷39號

石牆仔內
新北市淡水區忠寮里大埤頭3號

紀州庵文學森林
台北市中正區同安街107號

大橋工舍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104巷7-1號

台中文史復興組合
台中市東區大公街19號

小巷裡的拾壹號
台南市中西區衛民街143巷11號

田野調查研究室
Field Research Studio of Tamsui

25137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文學館L409
+886-2-2621-5656 #2301
Tamsui-field.org
www.facebook.com/TamsuiField

9 772413 995006 07